

官版

帝鑑圖說

四

和装本

口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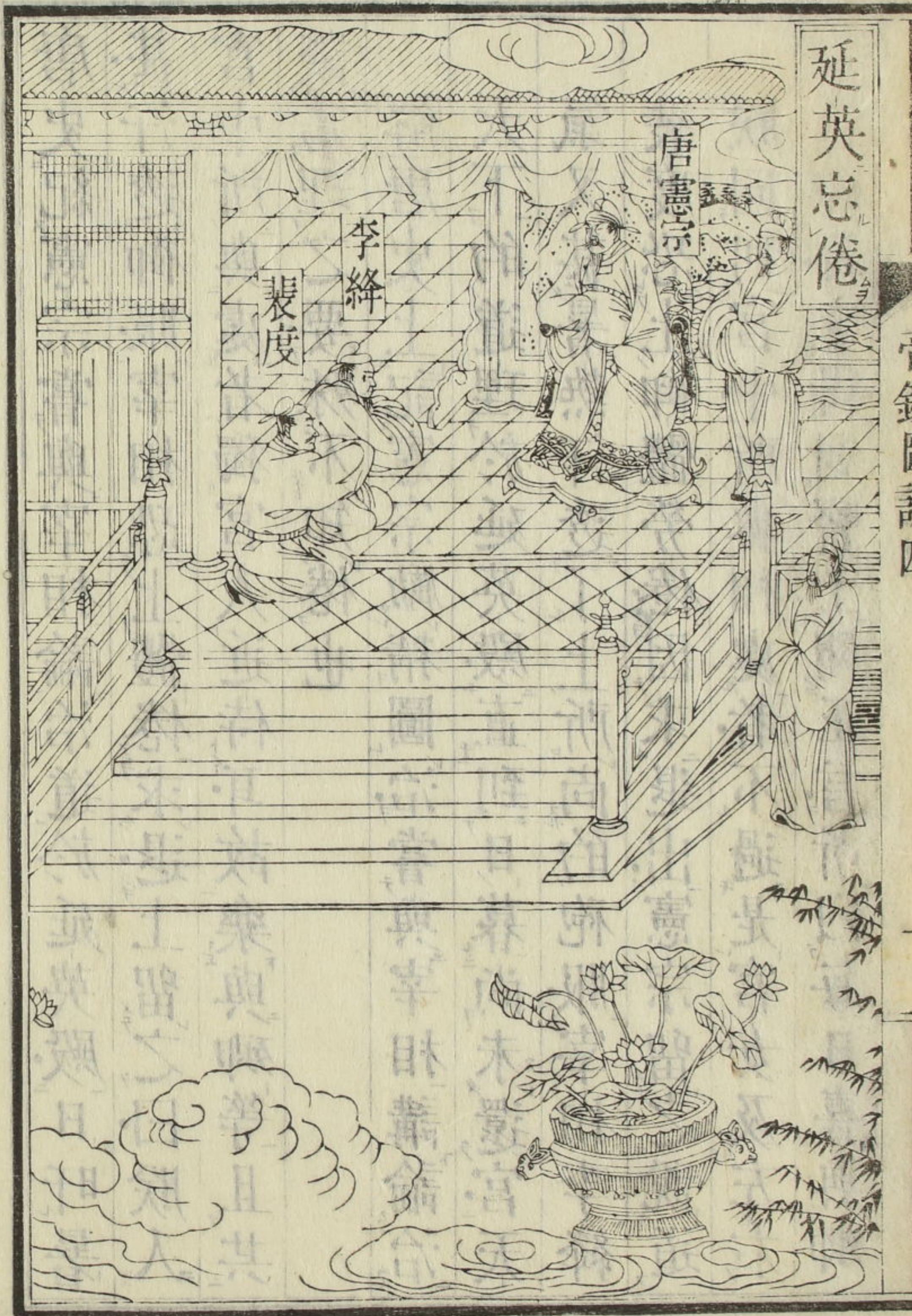
1033

4



唐史紀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解唐史上記憲宗勵精圖治嘗與宰相講論治天下道理於延英殿直到日暮尚未還宮天氣又甚暑熱汗透了上所尚的袍服宰相李絳裴度恐上御體勞倦因求退出憲宗留之說道朕回到宮中所與相處者不過是宮女及左右近侍耳安得對賢士聞正言所以每日喜與卿



等且共談論爲治的要務甚是有益不知疲倦也夫人君一日之間事有萬幾須是常常接見賢臣從容講論方得停當所以堯舜之時君臣一體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萬世稱爲聖明之君今觀憲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謂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亂所向歸服有光于前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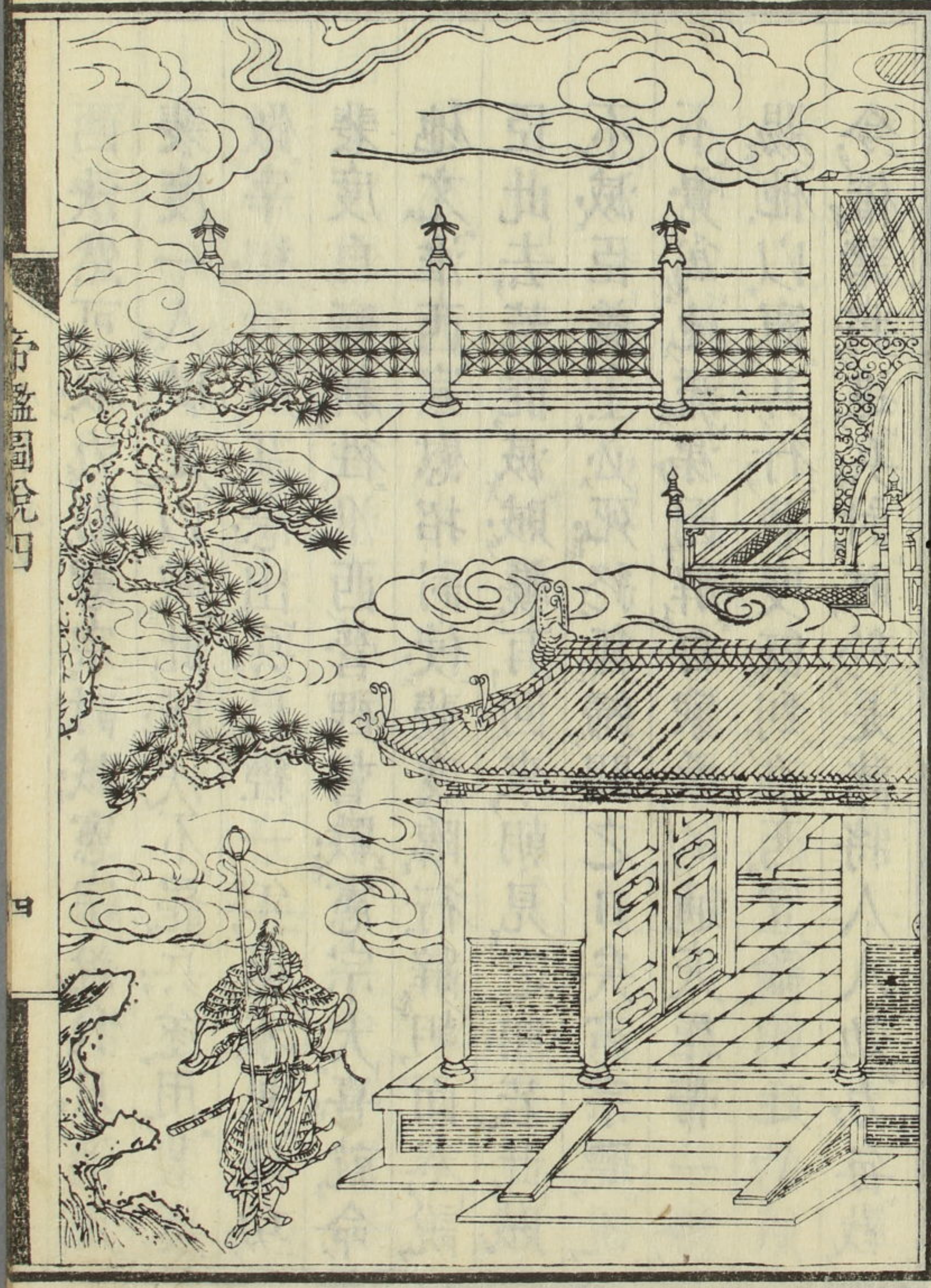
唐史紀吳元濟反淮西憲宗命發兵討之是時諸道節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與元濟交通多請罷兵惟裴度力主討賊之議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

此賊遂以度爲相師累歲無功度請自詣行營上許之度陛辭言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解通天御帶以賜之度至淮西身自督戰由是諸將効力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淮西遂平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解唐史上記淮西節度使吳元濟造反憲宗命將發兵去征勦他當時諸道節度使多有元濟的黨與朝中宰相李逢吉也與元濟交通多替他遊說秦請罷兵惟有御史中丞裴度曉得淮

淮蔡成功

帝鑑圖說四



帝鑑圖說四

四

桑恐
裴誤

西決然可取。力勸憲宗討賊。憲宗說我只消用裴度一人就足以破此賊。決不罷兵。遂用裴度做宰相。討賊甚急。出兵已經一年。還未見成功。裴度自願親往淮西營裡督戰。憲宗大喜。就命他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裴度臨行辭朝面奏說。臣此去若能滅賊。纔有回來朝見之期。若此賊不滅。臣義主必死。終無歸闕之日矣。憲宗聽說。不覺爲他流涕。因解自家桑的通天犀帶一條。賜他以寵其行。裴度既到淮西。宣諭朝廷的威令。催諸將進兵討賊。於是諸將人人効力。每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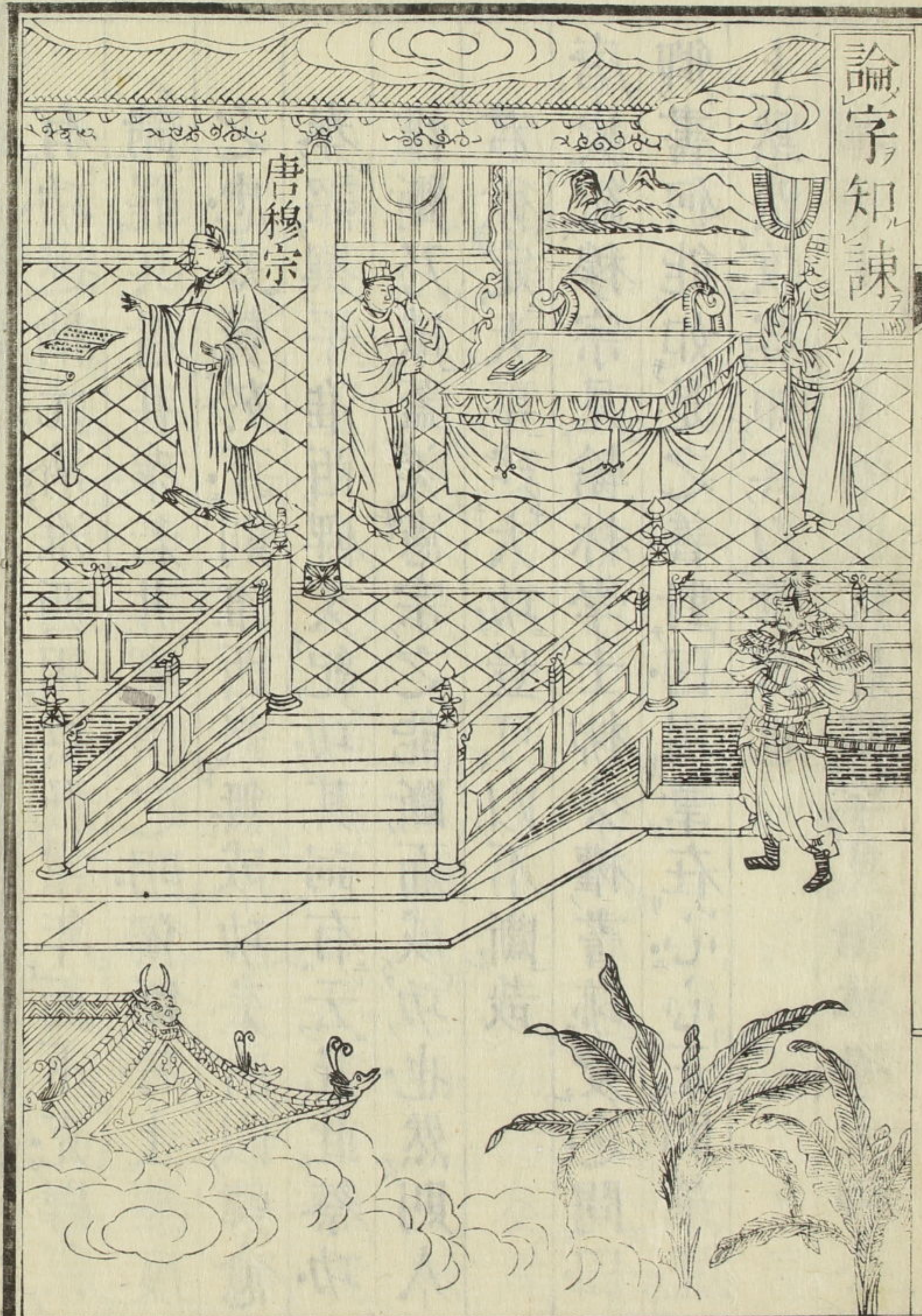
有功。遂擒元濟。淮西用兵凡累年而不克。群臣請罷兵者甚衆。若非憲宗之明。獨斷於上。裴度之忠力贊於下。則淮西幾無成功矣。所以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文紀功。其詞有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蓋美憲宗之能斷而成功也。然則人君欲定大事。建大功。豈可以不斷哉。

唐史紀穆宗見翰林學士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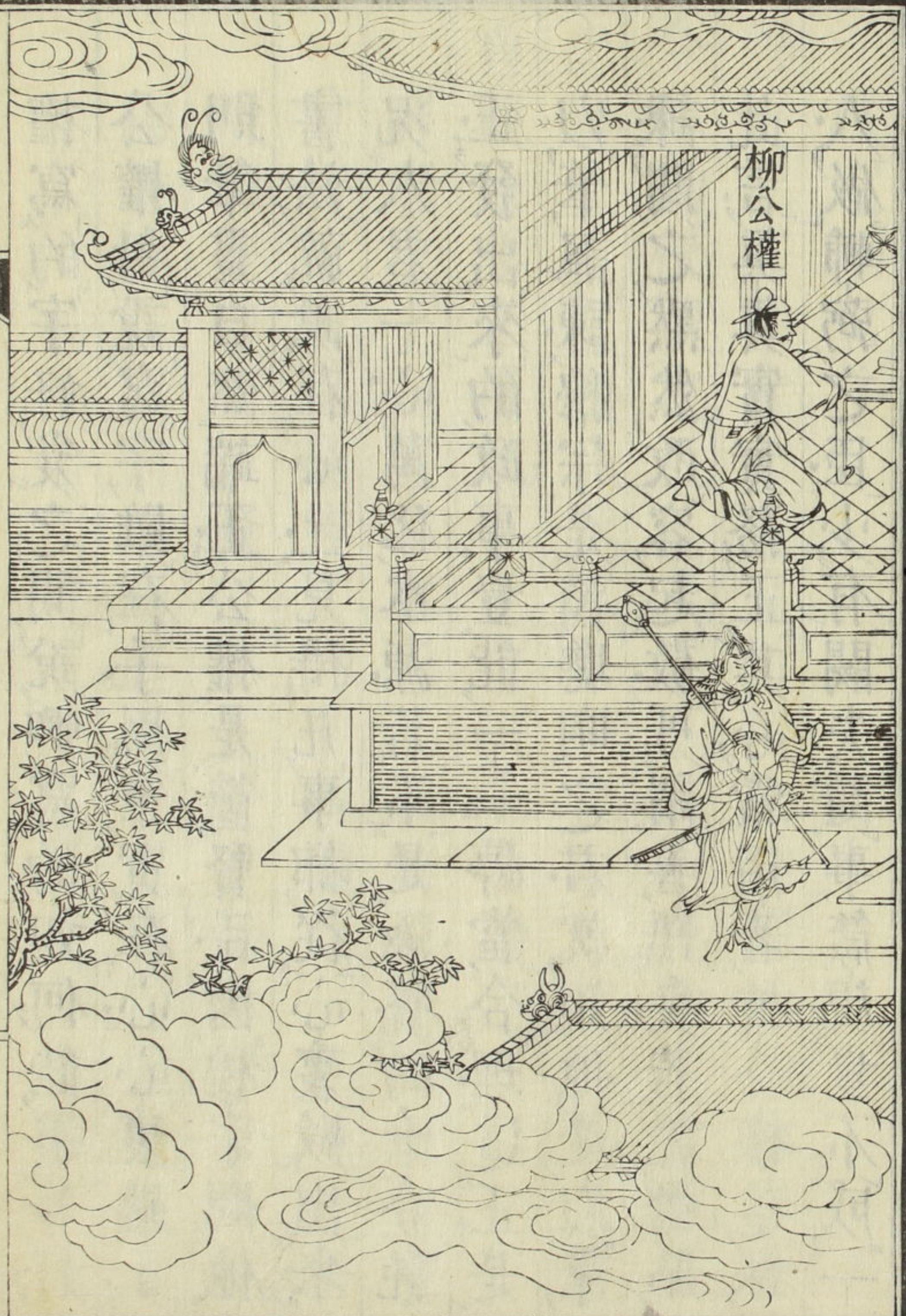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穆宗性好寫字。見翰林學士柳公

論字知諫

唐穆宗



柳公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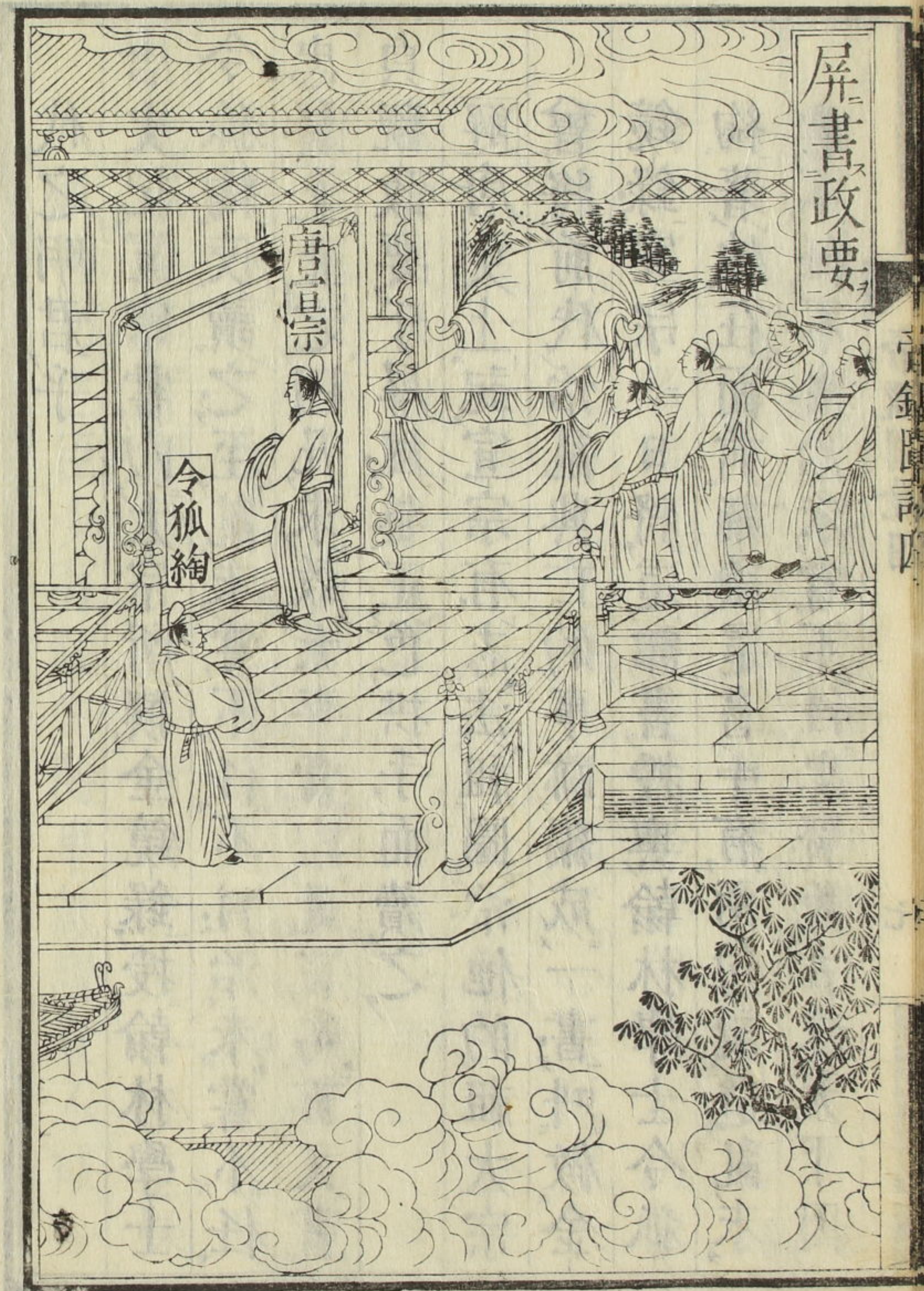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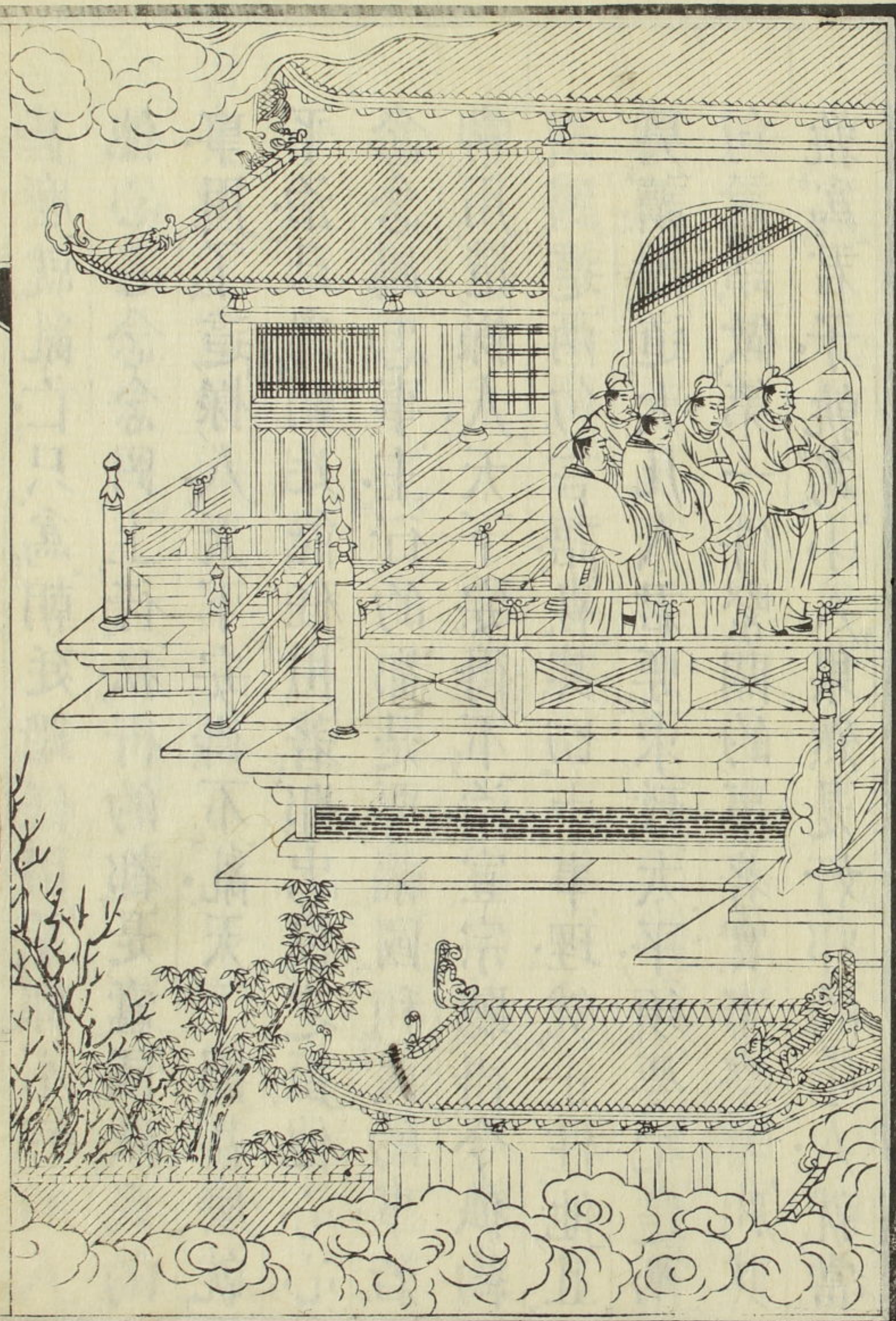


權寫的字好愛之問說卿寫的如何能這等好
公權對說寫字雖在手用筆實在心心裏端正
則筆畫自然端正公權是箇賢臣因穆宗問他
書法就說在心上見得凡事都從心裏做出來
況人君一心萬化本源若不是涵養的十分純
正發出來的政事豈能一一停當合理這正是
以筆諷諫穆宗是箇聰明之君就知他是以筆
諫聞之默然改容起敬可謂善悟矣若能體貼
此言真真實實務正其心常用著柳公權這樣
人做輔弼之臣少有闕失隨事箴規豈不成一

代之明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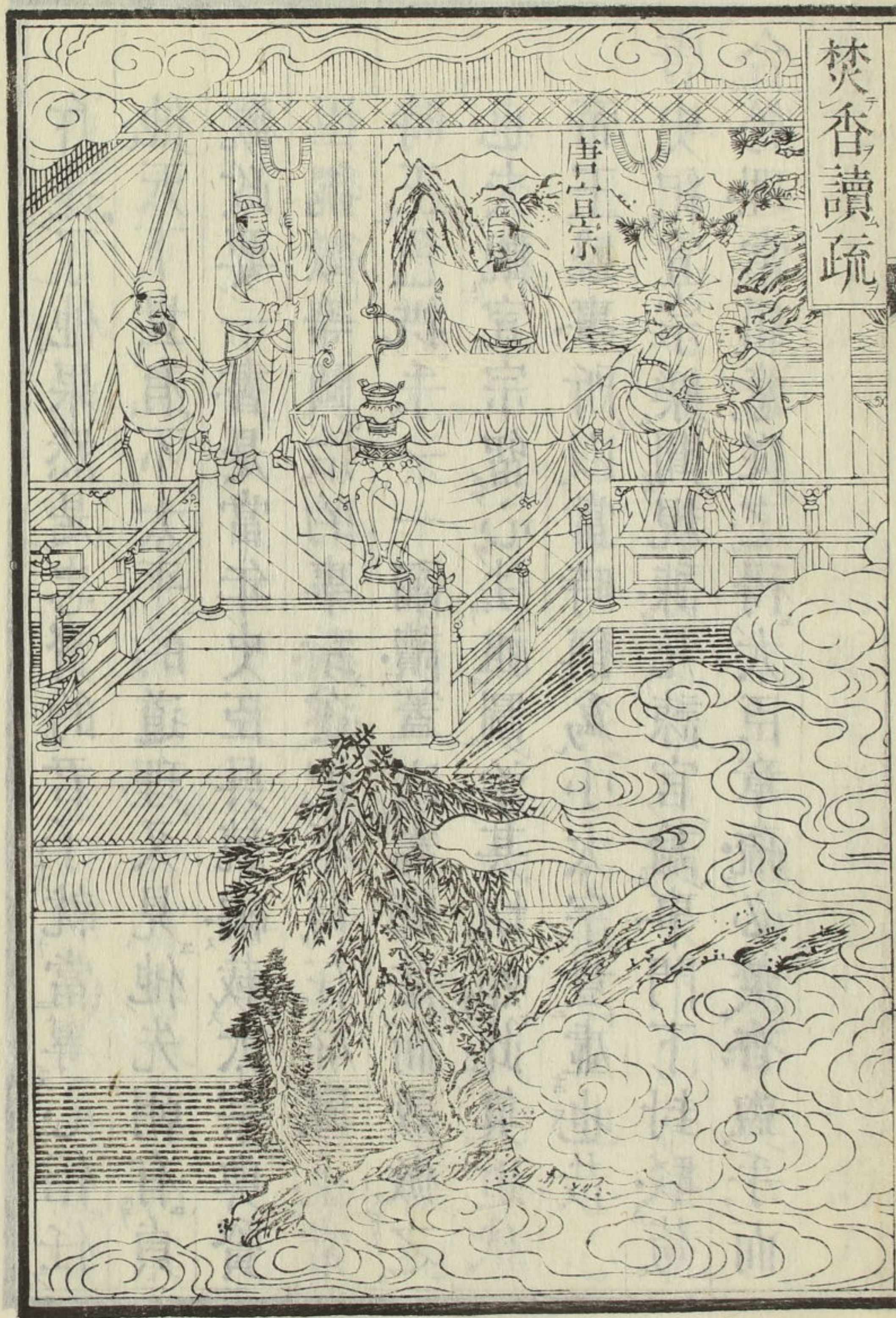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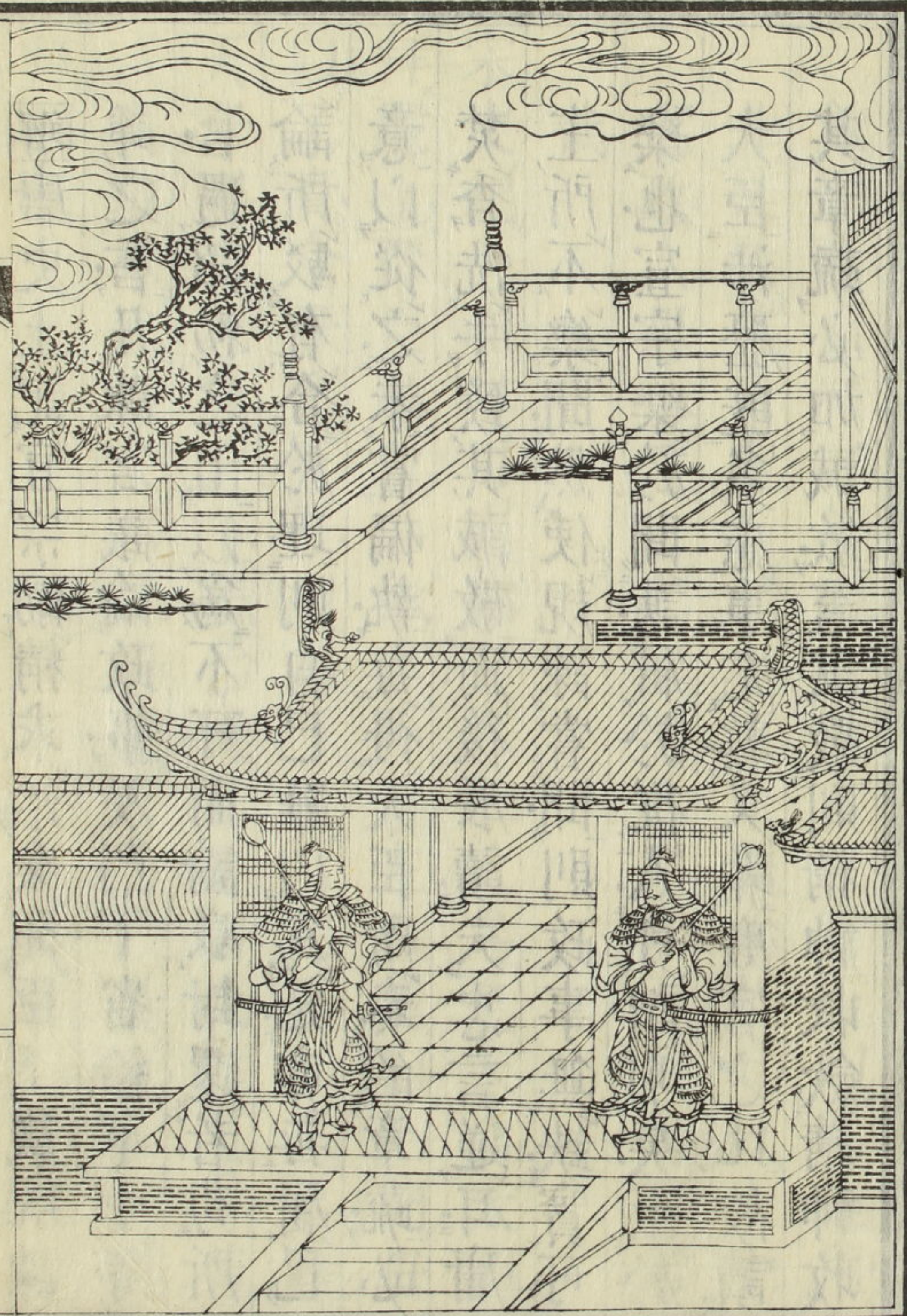
唐史紀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
令狐絢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
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
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解唐史上記宣宗有志法祖圖治他的祖太宗
曾將前代治亂興亡的事跡編成一書叫做金
鏡錄宣宗一日將這部書授與翰林學士令狐
絢著他在面前誦讀這書中有兩句說道亂未
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說古來天下因



甚麼就亂亡。只爲朝廷錯任用了那不好的人。他心心念念罔上行私行的都是蠹國殃民的事。用了這樣人。天下安得不亂。天下因甚麼就平治。只爲朝廷能任用著那忠良之臣。他心心念念竭忠事主行的都是要福國利民的事。若常用這樣人。天下安得不治。宣宗聽得令狐絢讀到這兩句言語。喜其切中事理。就止住他。且莫讀。說道大凡人君要求致太平。須要把這兩句說話做第一件緊關的事。著實審察辨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果然是奸邪的小人就當

斥遠了他。果然是忠賢的君子。就當專心信任他。天下豈有不太平的道理。又見他先朝有貞觀政要一書。是當年史臣吳兢編載太宗與賢臣魏徵等圖治的事蹟。遂把來寫在屏風上。常時正色拱手。一一誦讀。蓋以爲師法而效倣之也。夫觀宣宗留心法祖圖治其切如此。真近代帝王盛事。所以當時稱爲小太宗。豈虛也哉。唐史紀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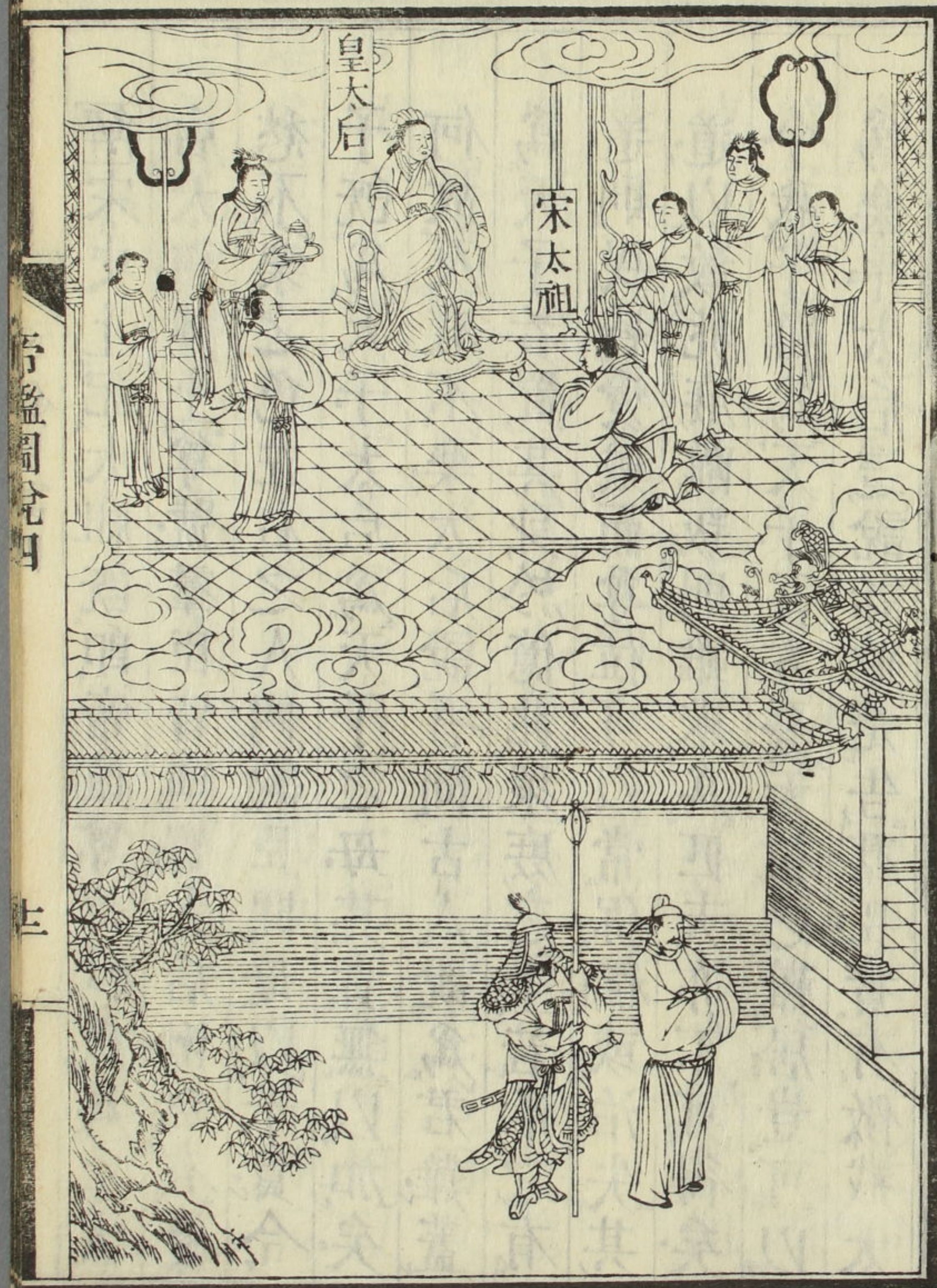
焚香讀疏

唐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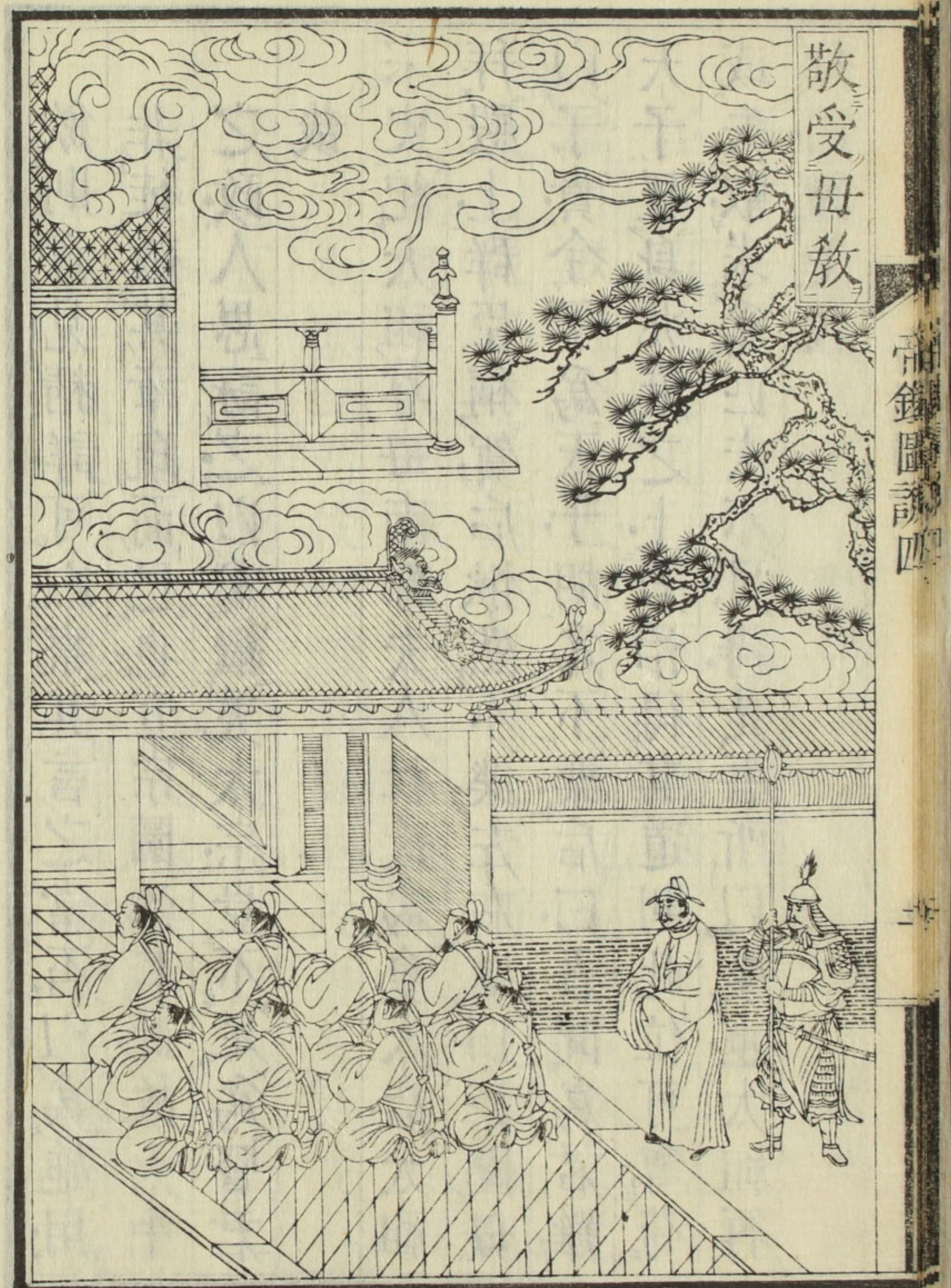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宣宗勵精求治樂聞臣下箴規諫
諍之言凡諫官議論政事及門下省給事中等
官遇詔勅之出以爲不可而論駁封還者苟所
論所駁有合於理則自己雖以爲是亦每屈已
意以從之未嘗偏執每得大臣所奏的章疏必
焚香洗手致其誠敬而後展讀夫忠言逆耳庸
主所不樂聞然使規諫嘗聞則政事無缺實可
樂也宣宗樂於聞諫屈於從人可謂明矣至於
大臣涉歷既多慮事尤熟又非庶官之比故讀
其章疏必加誠敬蓋誠敬則精神收斂精神收

斂則意見精詳可以察其言之當否以爲施用
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圖治若此故大中
之政人思詠之以爲繼美太宗豈不足爲賢君
哉

宋史紀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太祖
拜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
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
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
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
拜曰謹受教



敬受母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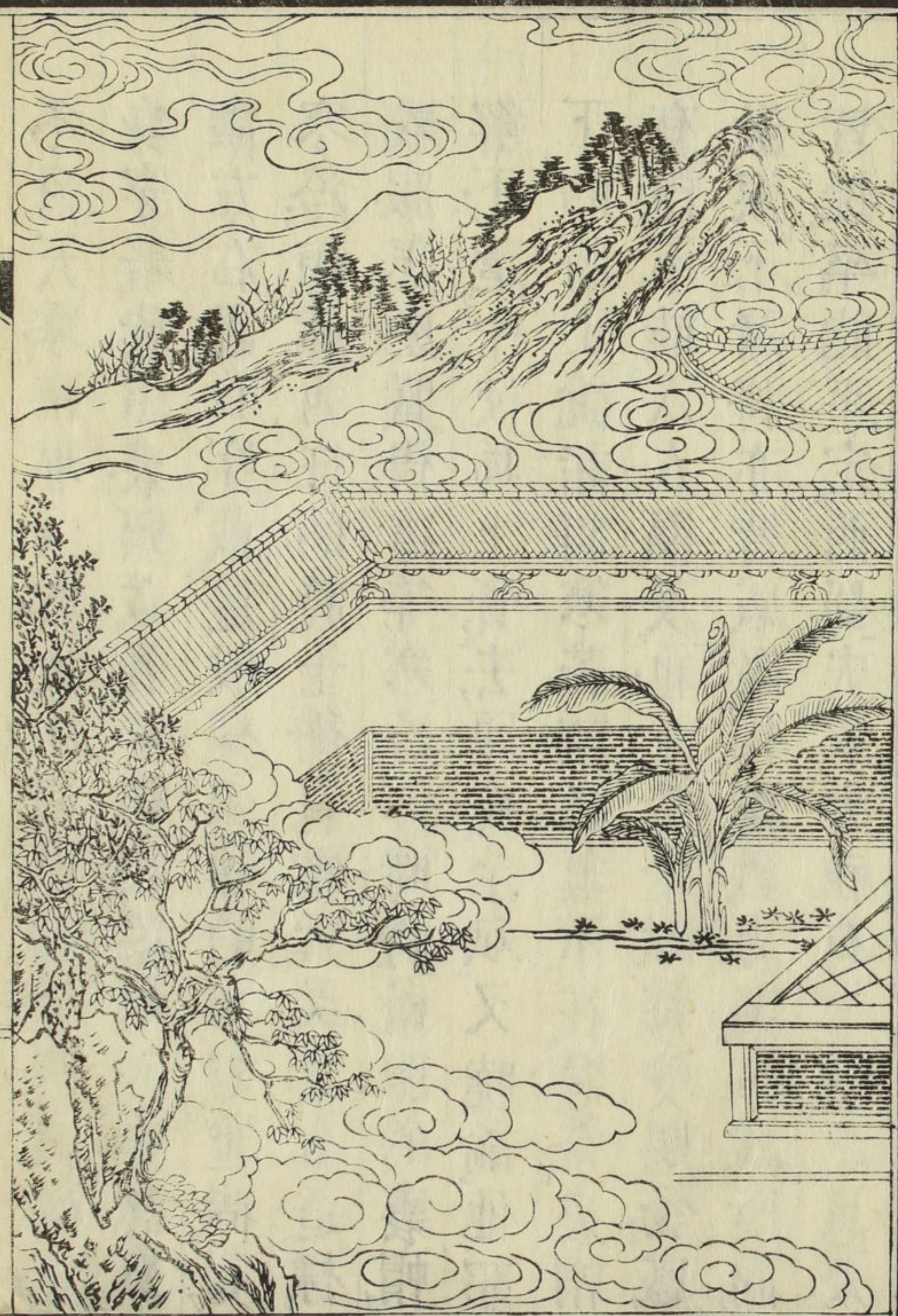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太祖既卽帝位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祖拜上尊號羣臣皆稱賀太后愀然有憂愁不樂之色左右之人問說臣聞母以子貴今子旣爲天子太后爲天子之母其貴無以加矣何故反有不樂太后說吾聞古人說爲君難蓋爲天子者置其身於億兆衆庶之上若治之有道則民皆愛戴而尊位可以常保儻或治失其道以致兆庶離叛則雖求爲匹夫亦不可得矣今我子雖爲天子吾方憂天位之難居豈可以爲樂乎太后這說話雖是告羣臣實有儆戒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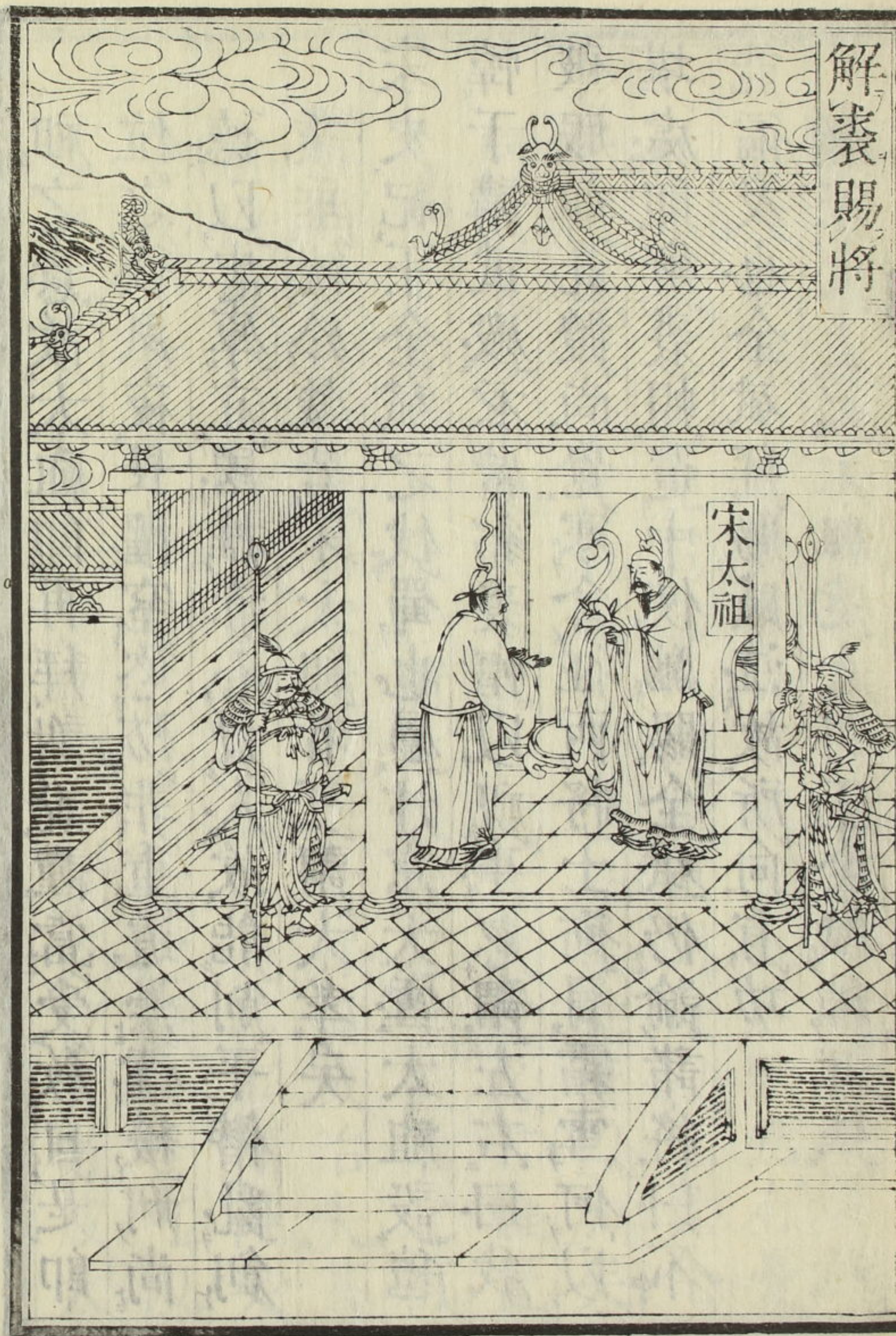
祖之意故太祖卽再拜謝說謹當受教自是卽位之後夙夜畏懼室慾防非重道崇儒緩刑尚德以忠厚立國推赤心置人故能削平僭亂創業垂統於戲若宋太祖者可謂大孝矣

宋史紀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解宋史上記太祖遣大將王全斌帥師征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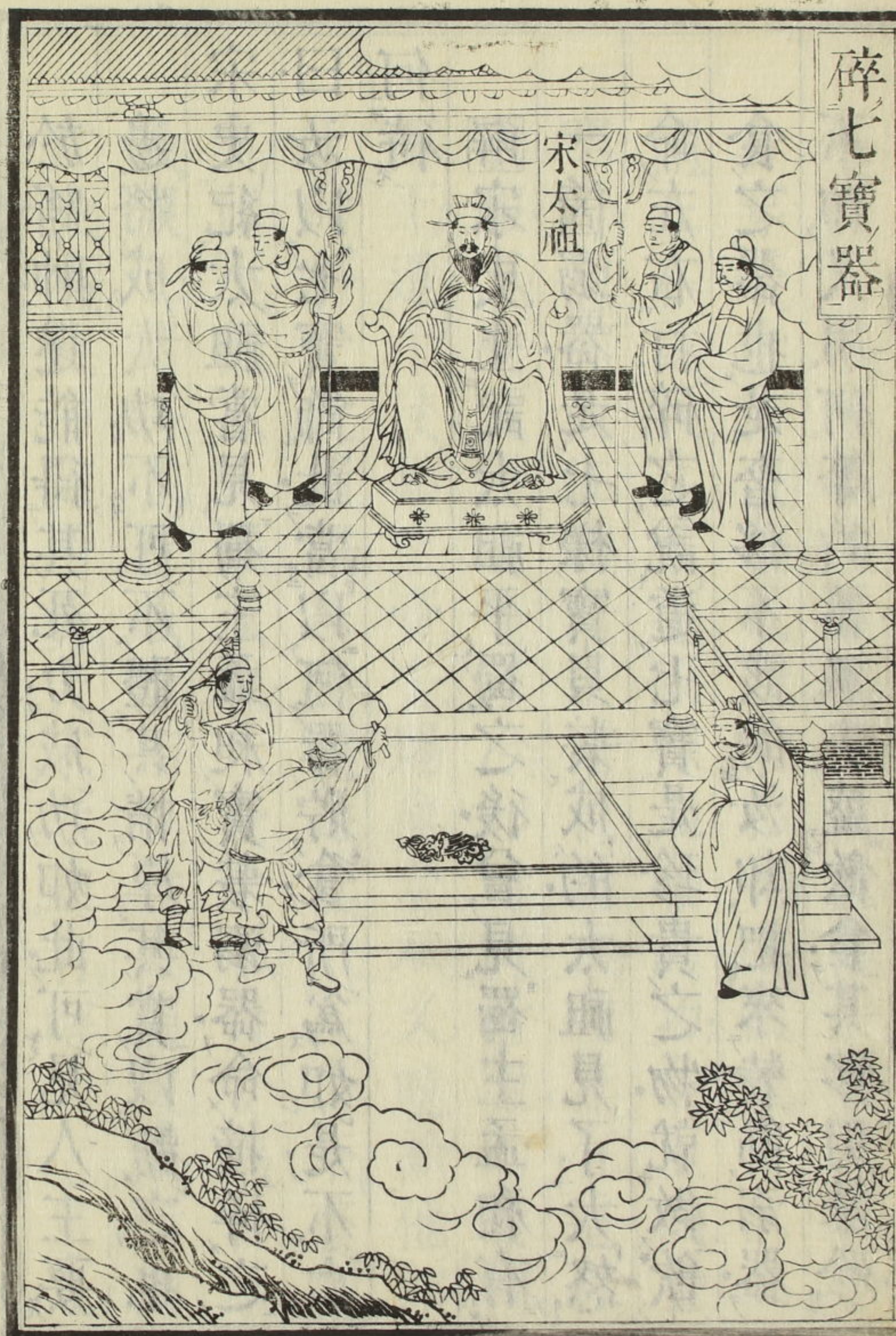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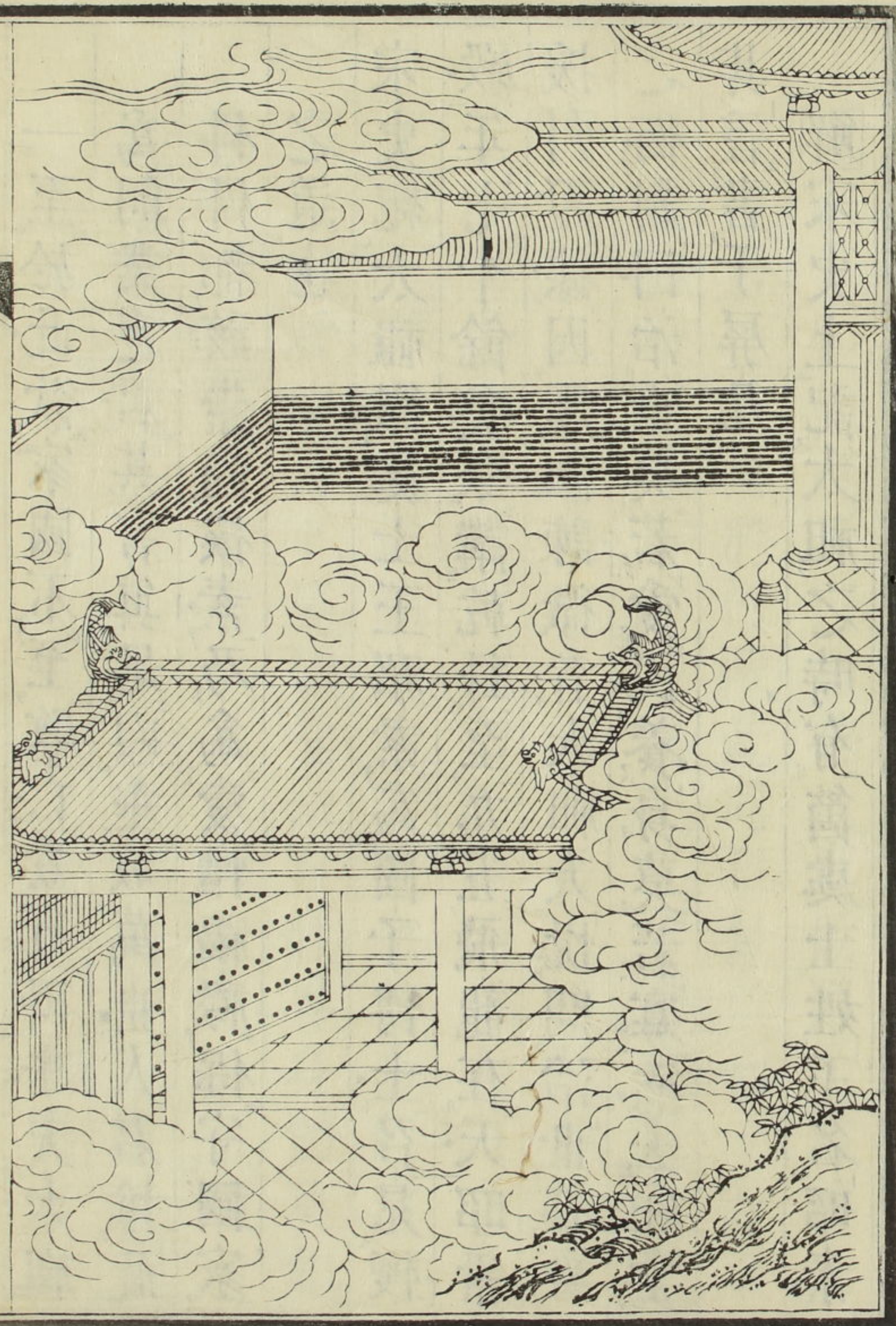
解裘賜將



冬月天寒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幃于講武殿中身穿著紫貂裘頭戴著紫貂帽臨朝視事忽然謂左右說我穿戴這般樣溫暖的物身上尚覺寒冷想那西征的將士衝冒霜雪又無有這樣衣服怎麼當得這等寒冷卽時將所服的裘帽解下遣中使馬上賫去賜與全斌又曉諭他部下的將士說諸將寒苦朝廷無不在念奈裘帽有限不能人人徧及也于是全斌拜受賜物感激淚下諸將亦皆感激相與戮力圖報故所向皆捷卒能平定西蜀夫宋太祖有解衣之恩及

於將帥遂能得其死力成功如此可見人主要邊將成大功不可不體其情厚其賞以勸之也宋史紀太祖嘗見蜀主孟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解宋史上記太祖平蜀之後曾見蜀主孟昶有一箇溺器是七樣寶貝裝成的太祖見了大怒命左右打碎之說道七寶是珍貴之物就做飲食之器也是奢侈不該的汝却把來裝飾溺器不知又用何等的器皿去盛飲食其侈用暴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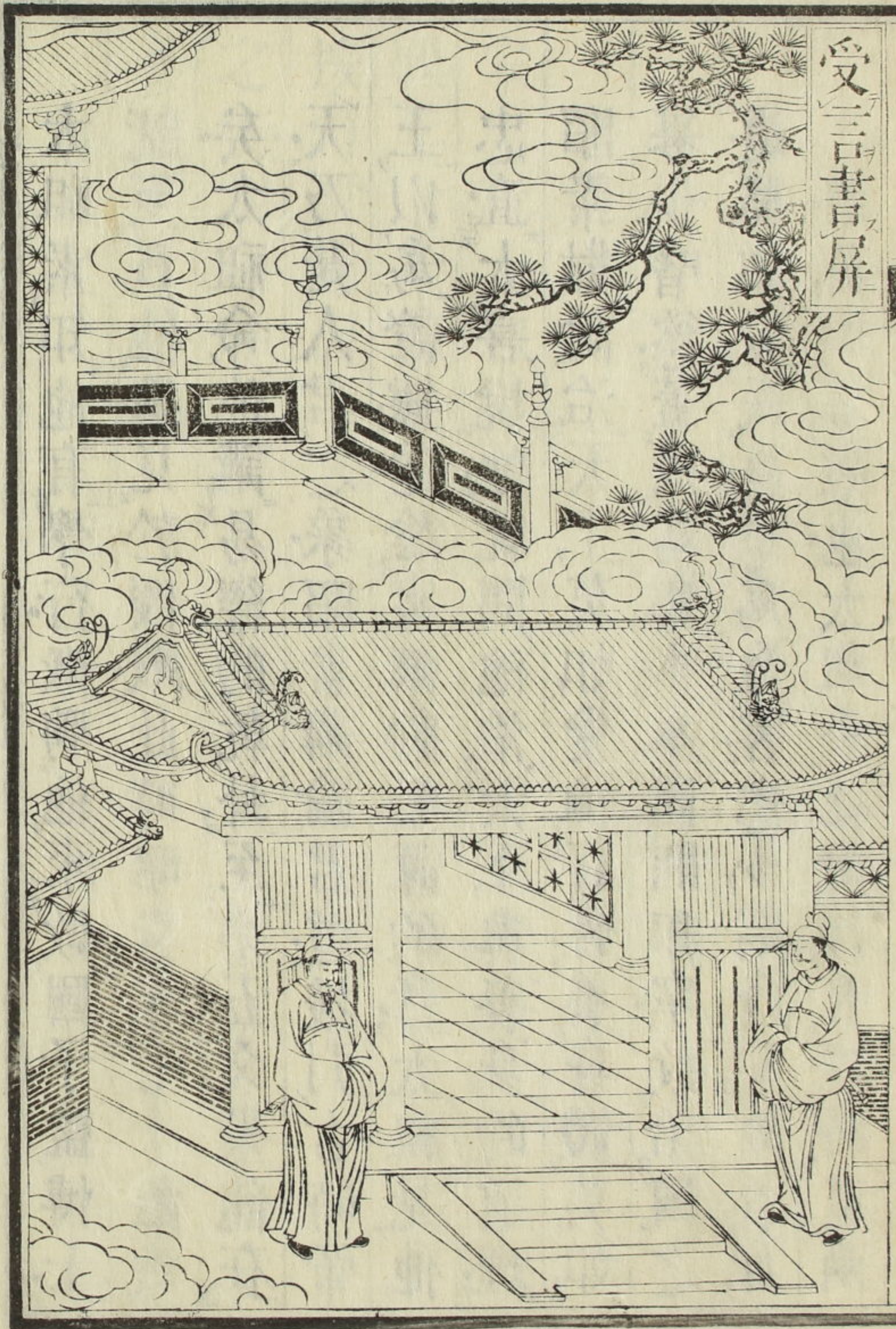
一至於此。欲家國不至敗亡。豈可得乎。夫太祖爲創業之君。其言真足以垂戒萬世。人君推此件件都該崇尚樸素。乃爲愛惜福祿。保守國家之道也。

宋史紀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年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援引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解宋史上記太祖之時有箇處士姓王名昭素。

太祖素知他有學行。徵聘他來做國子監博士。既至。召他進見於便殿。此時昭素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命他講易經的乾卦。至第五爻飛龍在天。乃是人君之象。昭素講論君道。援引古時帝王以爲證據。遂陰寓諷動勸諫的意。太祖見他忠直。大喜悅。他就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天下莫如愛恤百姓。養身體莫如寡少嗜慾。蓋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故治國之道莫如愛民也。慾爲身害。慾少則身安。故養身之道莫如寡慾也。太祖愛他。說得有理。將這兩

受三書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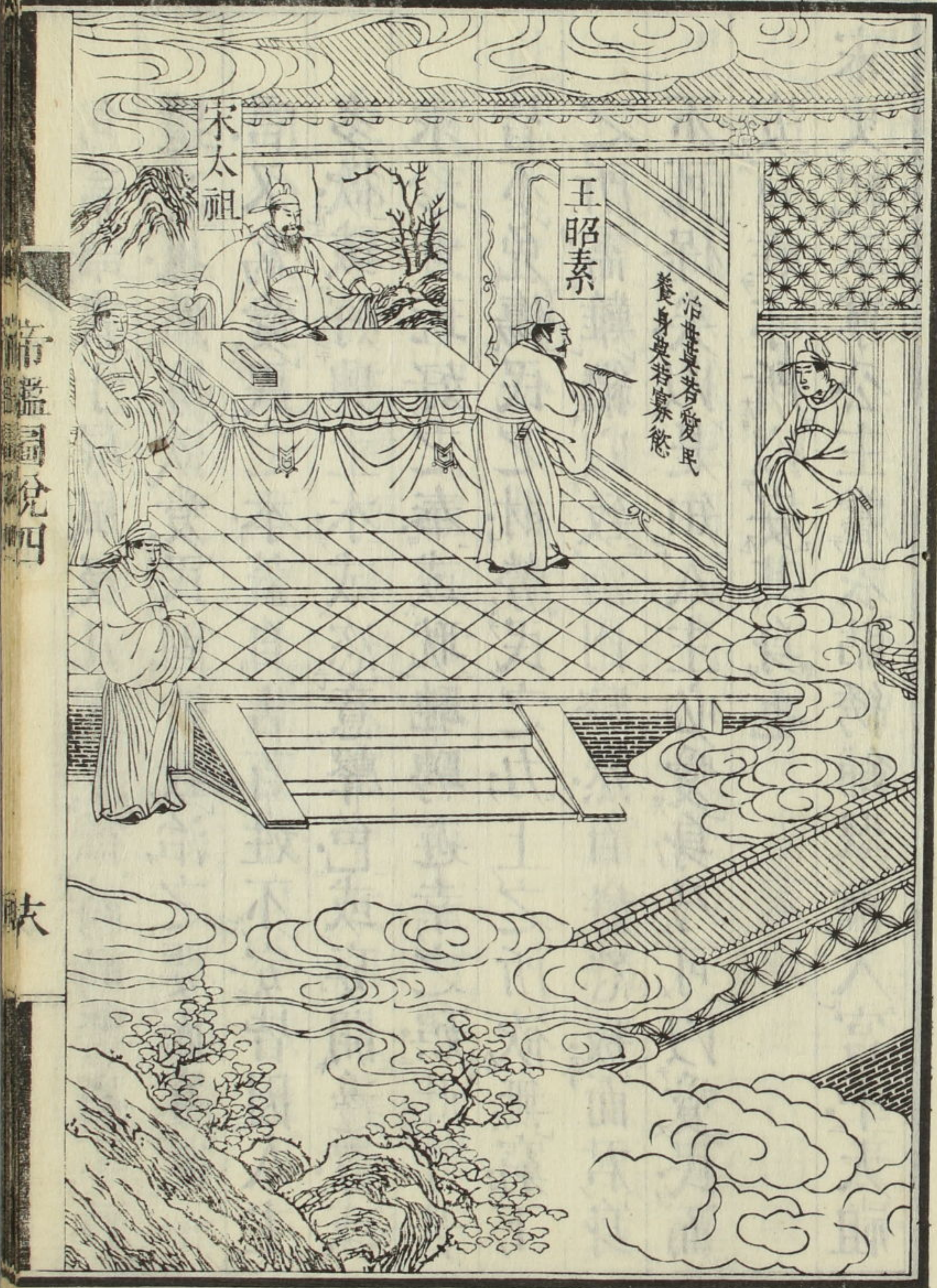
帝鑑圖說四

卷

王昭素

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慾

宋太祖



帝鑑圖說四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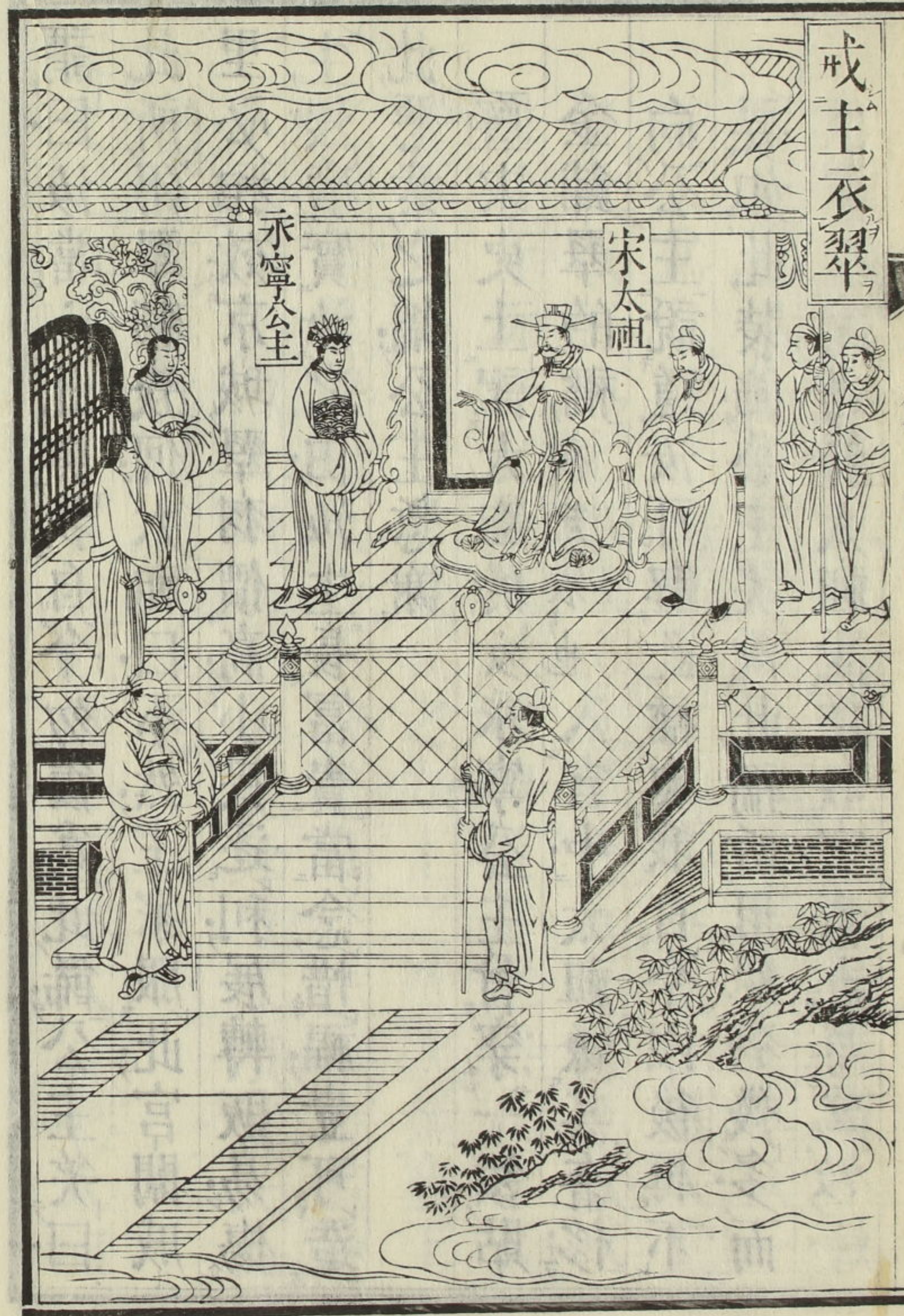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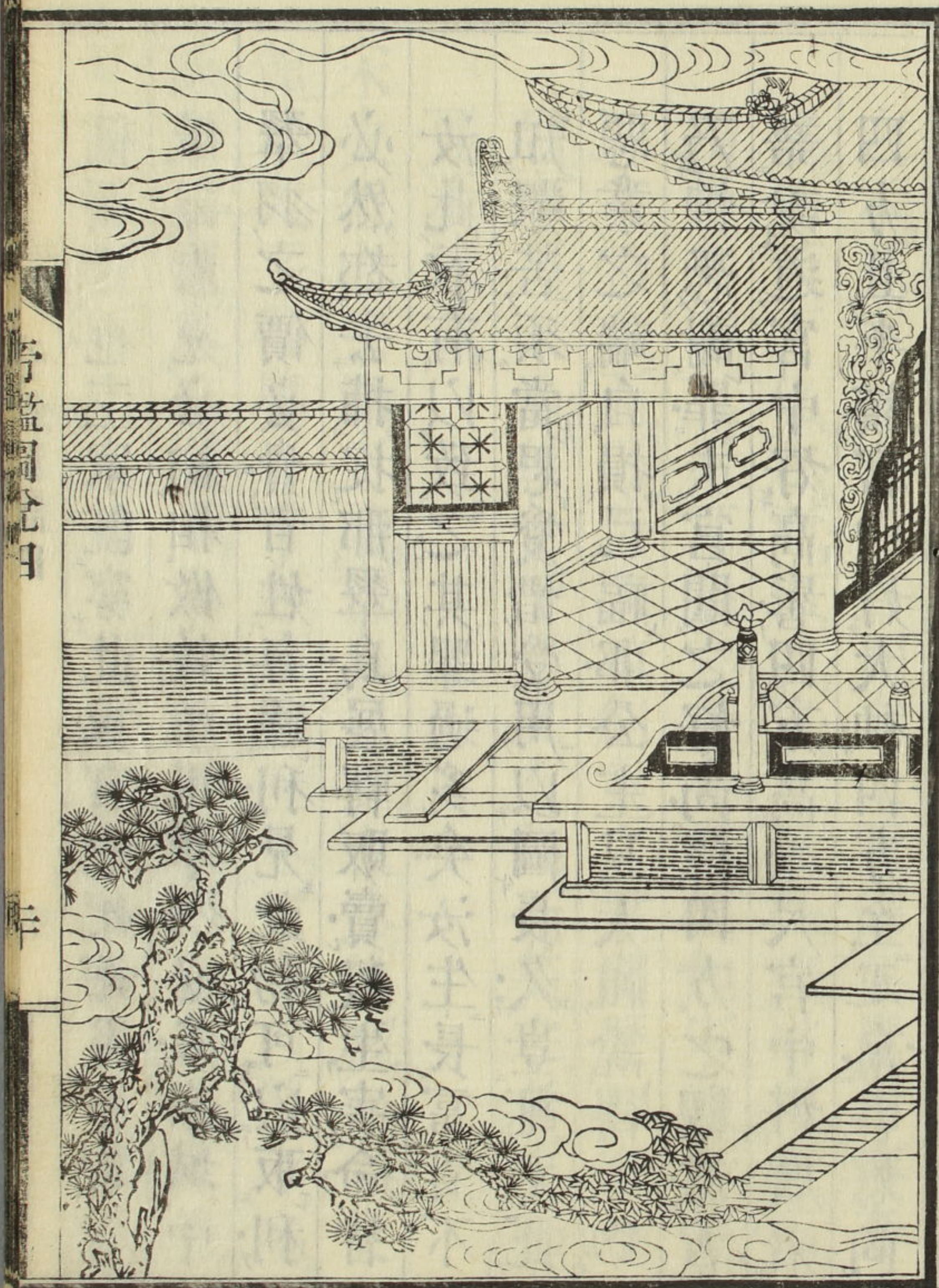
句言語書于屏風及几案上欲時時警省不致遺忘也然寡欲愛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爲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意聲色或妄開邊釁或求珍奇玩好之奉或耽馳騁遊幸之娛此等苦皆不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上之所欲無窮下之所需難繼以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而君身不可保矣以是知人主必愛身乃可以愛民而安百姓亦所以安其身也

宋史紀永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

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公主慙謝

解宋史上記太祖的女永寧公主曾穿一領貼金鋪翠的襦襦短衣也入宮中太祖嫌其奢侈

向公主說道汝可解此襦與我自今以後再不要如此裝飾公主笑說此襦所用翠羽幾多而官家以爲過費太祖說道我之意非專爲汝一



戒主衣翠

宋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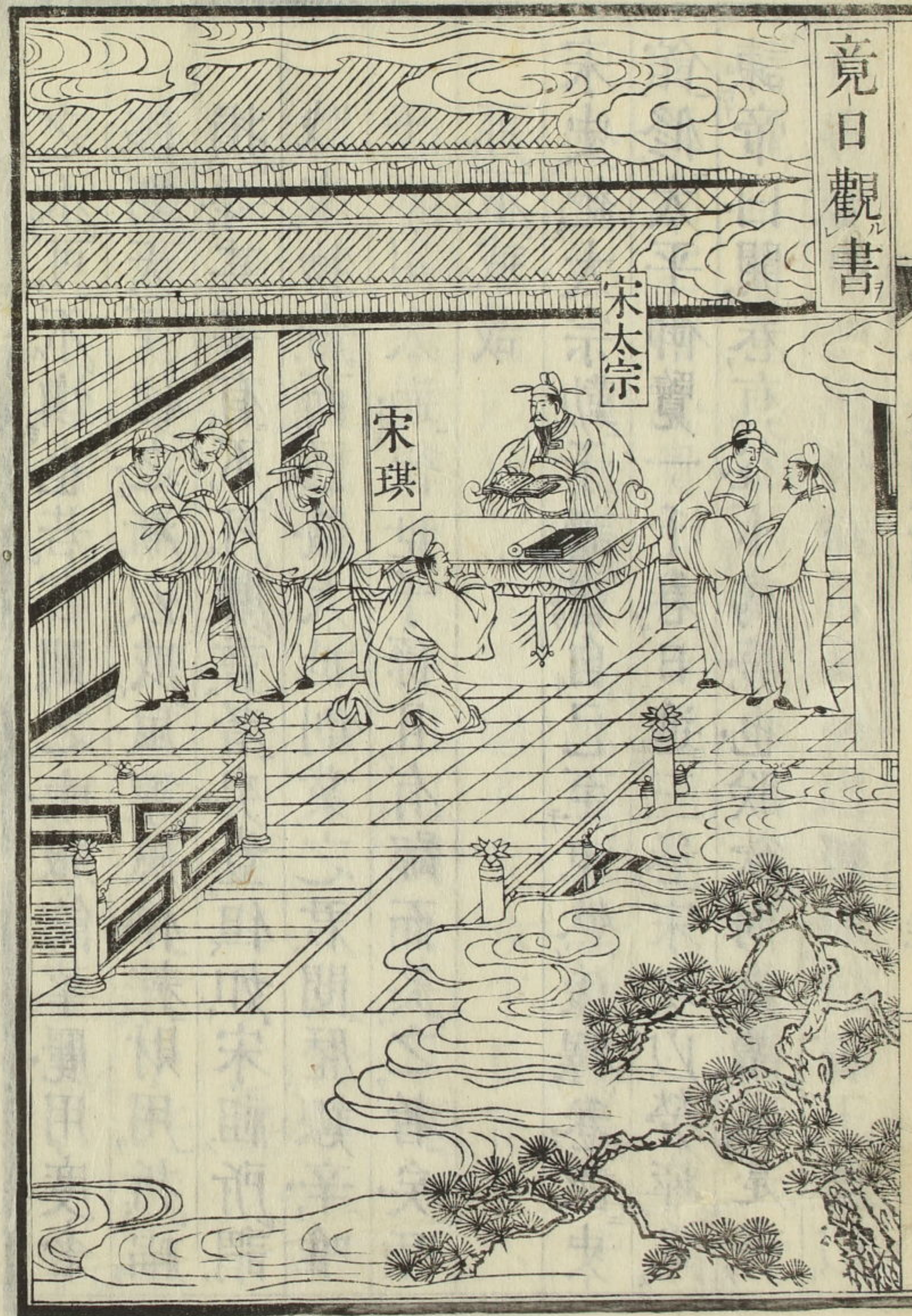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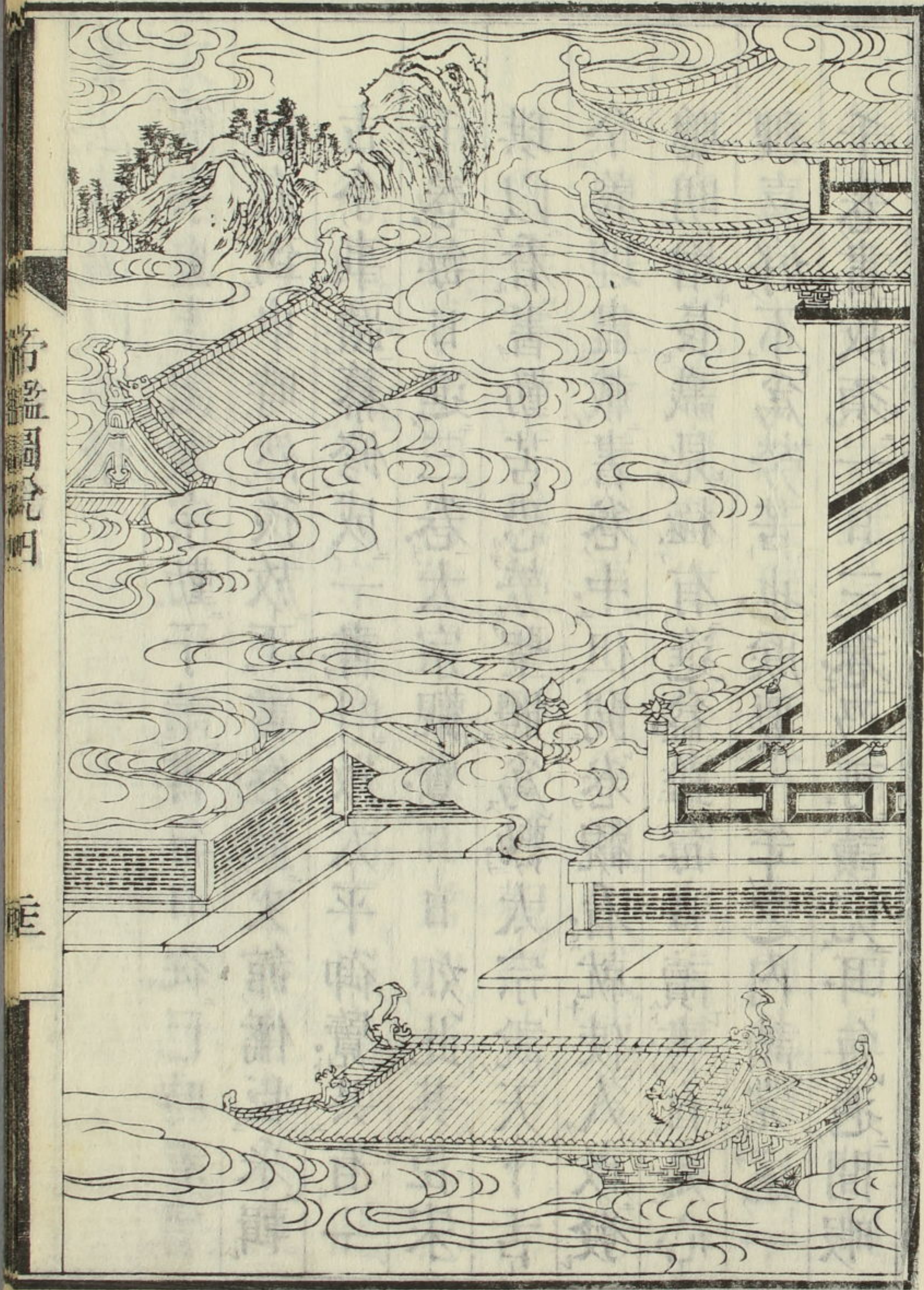
永寧公主

帝鑑圖說

襦而惜也。主家既穿此衣，宮中妃嬪及皇親貴戚每看見，必都相倣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價必貴。百姓每逐利，見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鳥，展轉販賣，殺生害命，皆汝此衣有以致之。其罪過多矣。汝生長富貴，不知艱苦，須當思愛惜，受用以圖長久。豈可造此惡業之端，自損己福耶？公主見太祖說得激切，乃惶恐謝罪。夫宮闈之好尚，係四方之觀法。古語說道：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袖，四方且半額；宮中好大袖，四方至足帛。言好尚

之不可不慎也。若宮闈之中，服飾華麗，用度奢侈，則天下化之，漸以成風，壞風俗，耗財用，折福損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豈但如宋祖所謂戕害物命而已哉？大抵創業之君，閱歷艱辛，唯恐享用太過，後世子孫且有鄙而笑之者矣。吁，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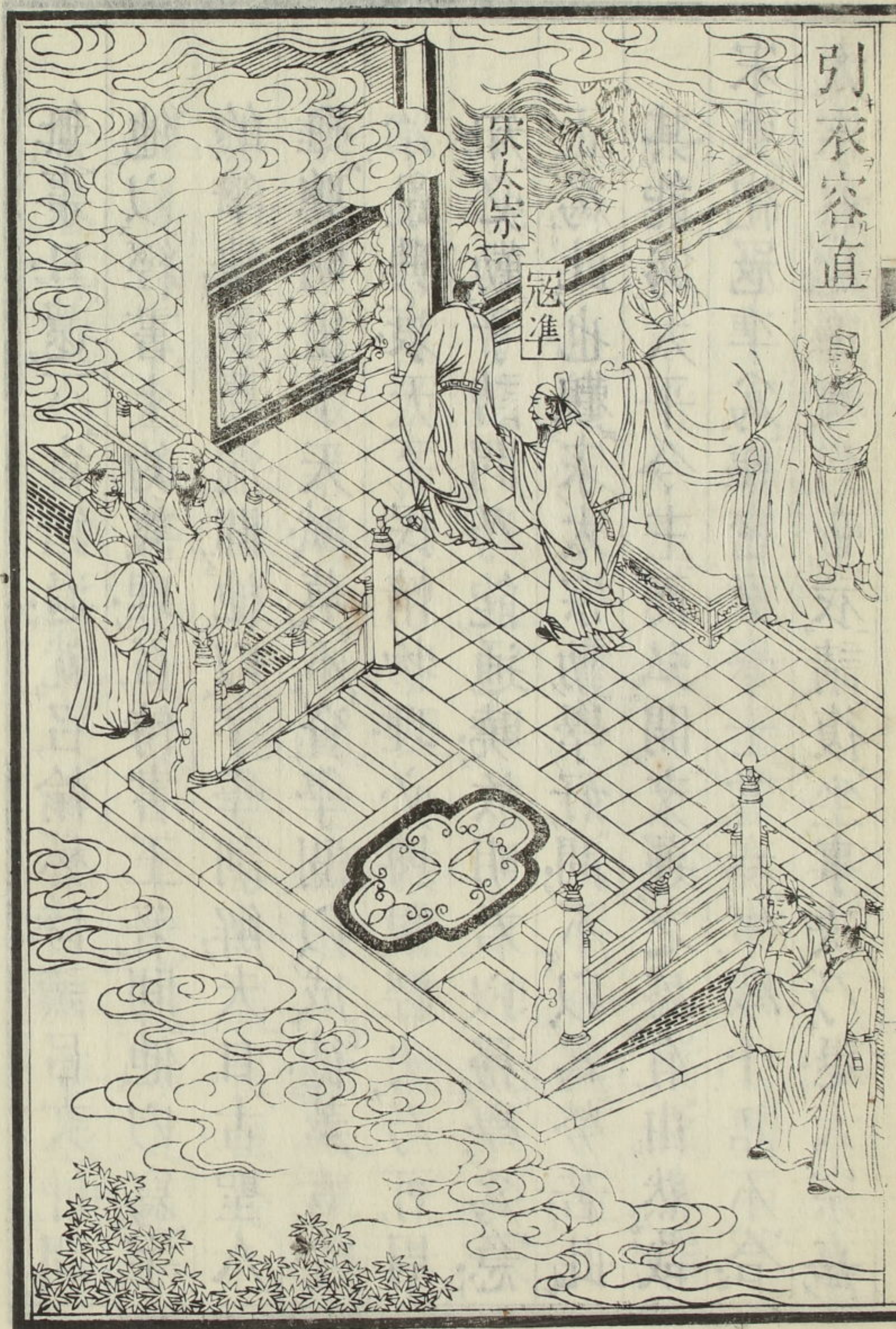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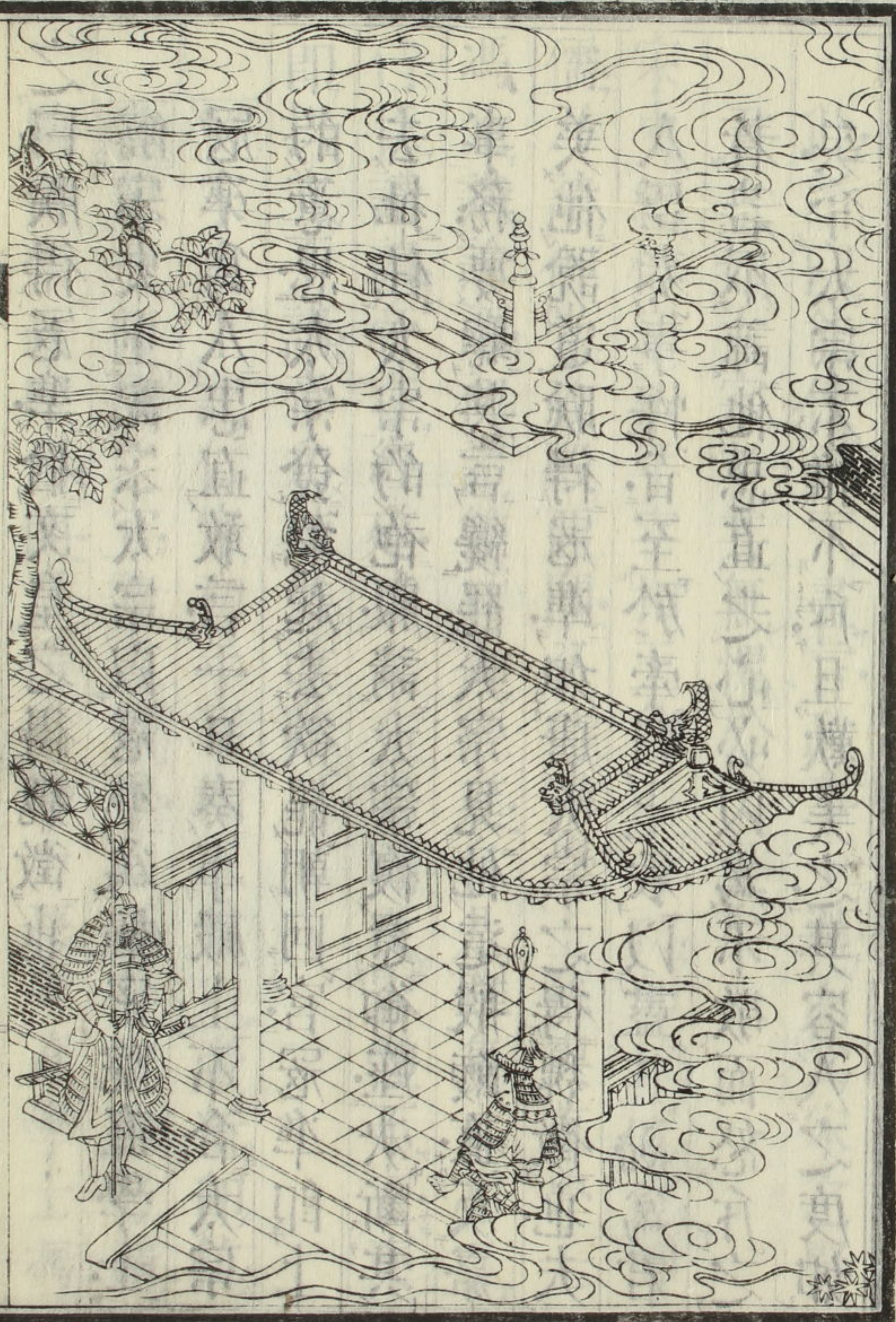
宋史紀太宗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



筆法葛湍以字學

解宋史上記太宗勤于讀書每日從巳時看書起直到申時然後放下書卷詔史館儒臣采輯古今事蹟纂修成一書叫做太平御覽共有一千卷每日進三卷太宗觀覽日日如此其臣宋琪以看書勤苦恐勞聖體爲勸太宗說天下古今義理盡載書卷中但開卷觀看就使人啟發聰明增長識見極有進益雖每日讀書自是心裡喜好不爲勞苦也朕要一年之內讀完這一千卷書故須一日三卷乃可讀完耳每遇閒暇

無事日還不肯錯過就召翰林侍讀呂文仲問他以經書上的義理召侍書王著問他以寫字的筆法召葛湍問他以字學訓解夫自古聖人雖聰明出于天賦莫不資學問以成德蓋古今治亂興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觀經史乃可周知必勤于訪問乃能通曉故明君以務學爲急正爲此也觀宋太宗勤學好問不以爲勞苦此其能爲太平令主而弘開文運之盛有由然哉宋史紀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太宗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太宗嘉



引衣容直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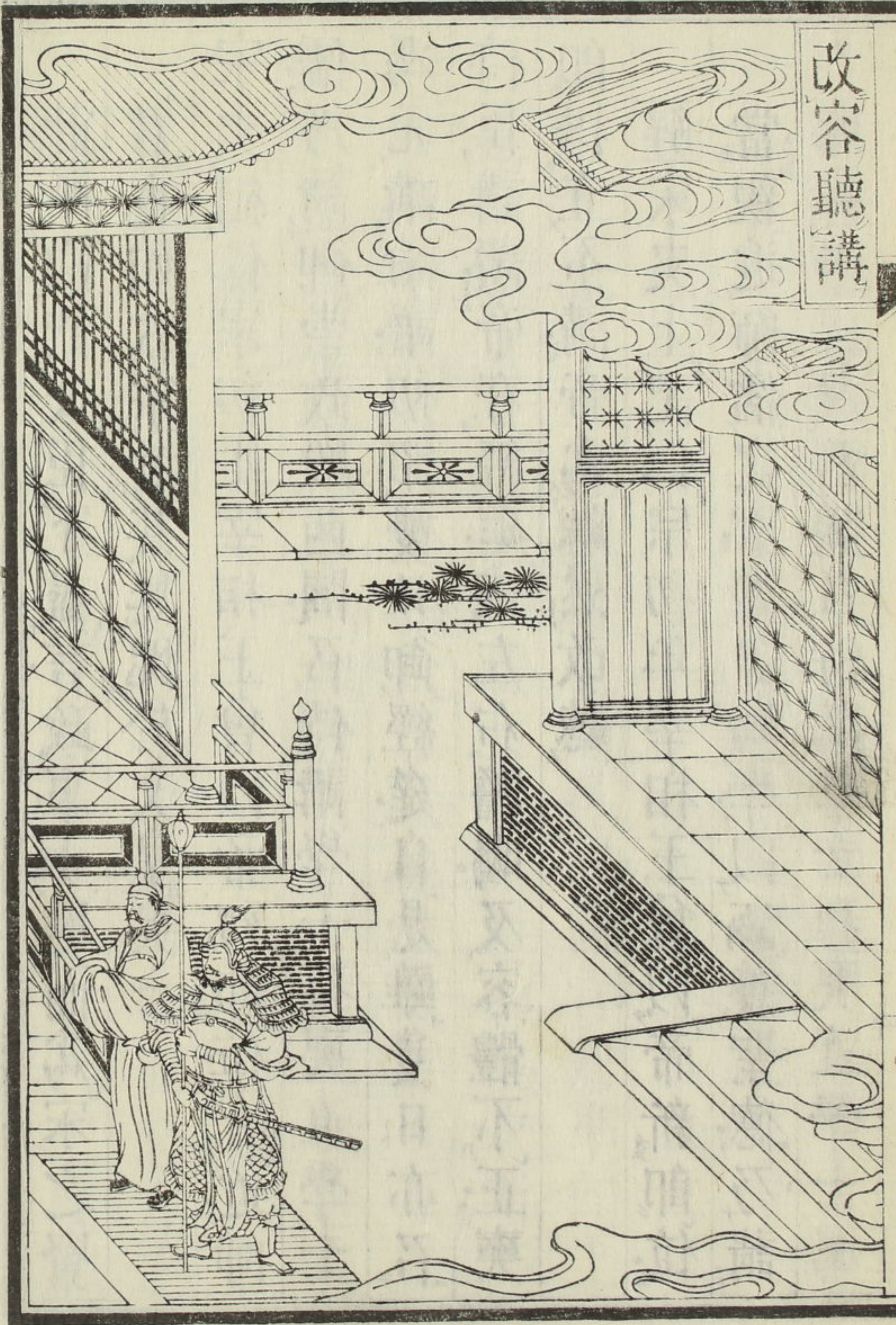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宋太宗以寇準爲樞密院直學士寇準爲人忠直敢言一日奏事殿上不合太宗的意思太宗發怒起去欲罷朝回宮寇準卽上去扯住太宗的袍服請太宗復還御座決斷其事務要聽其言纔罷太宗見他這般鯁直反嘉美他說道朕得寇準如唐太宗之得魏徵也夫人臣奏事忤旨至於牽引上衣以盡其說爲君者若不諒他忠直之心必以爲不敬而怒斥之矣今太宗不惟不斥且歎美之其容人之度如

此所以能使臣下盡言政事少過而爲宋之賢君也如太宗者其無愧於文皇矣

宋史紀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解宋史上記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卽位當親近師儒之官讀書勤學以涵養聖德乃請臨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

改容聽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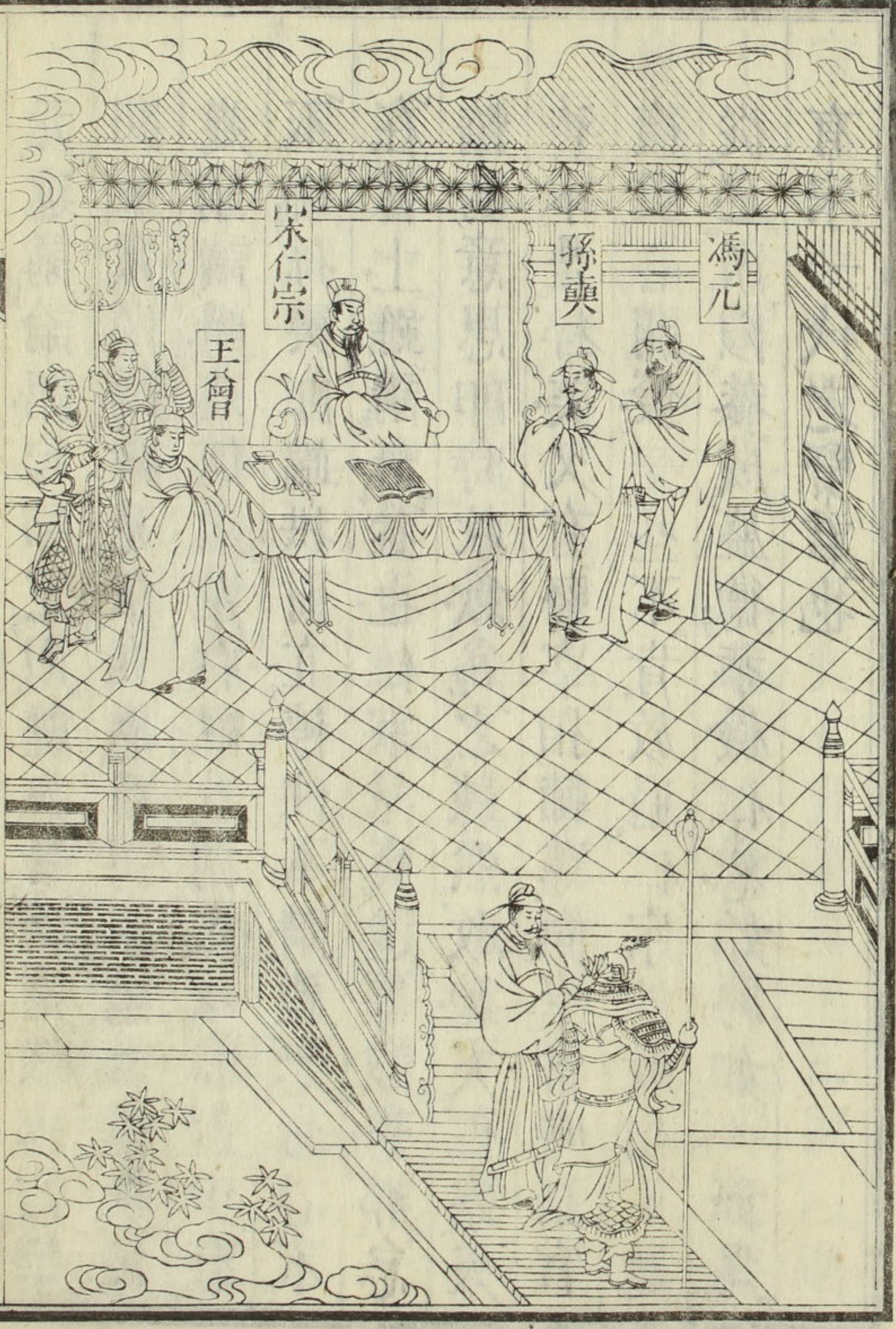


馮元

孫奭

宋仁宗

王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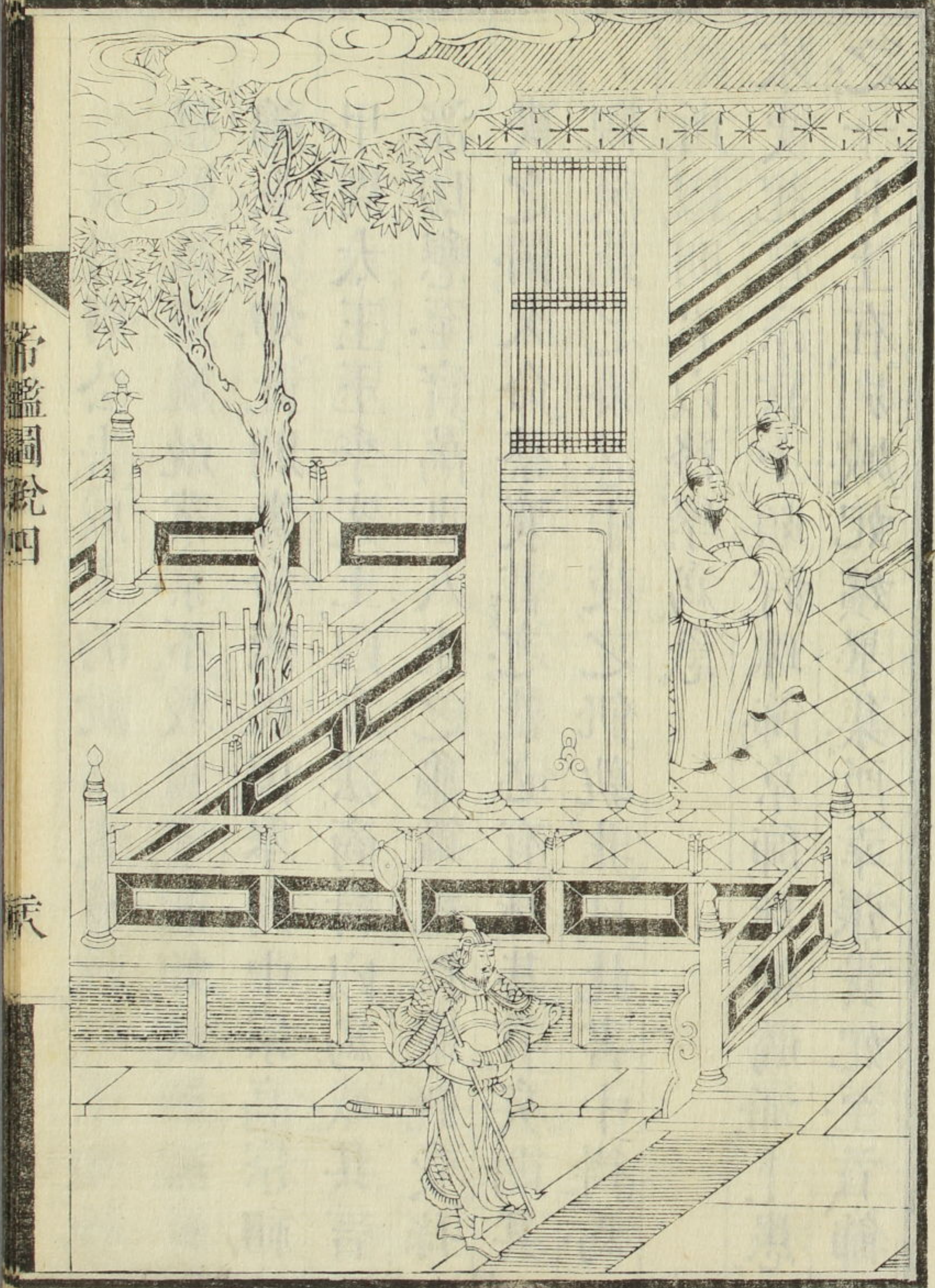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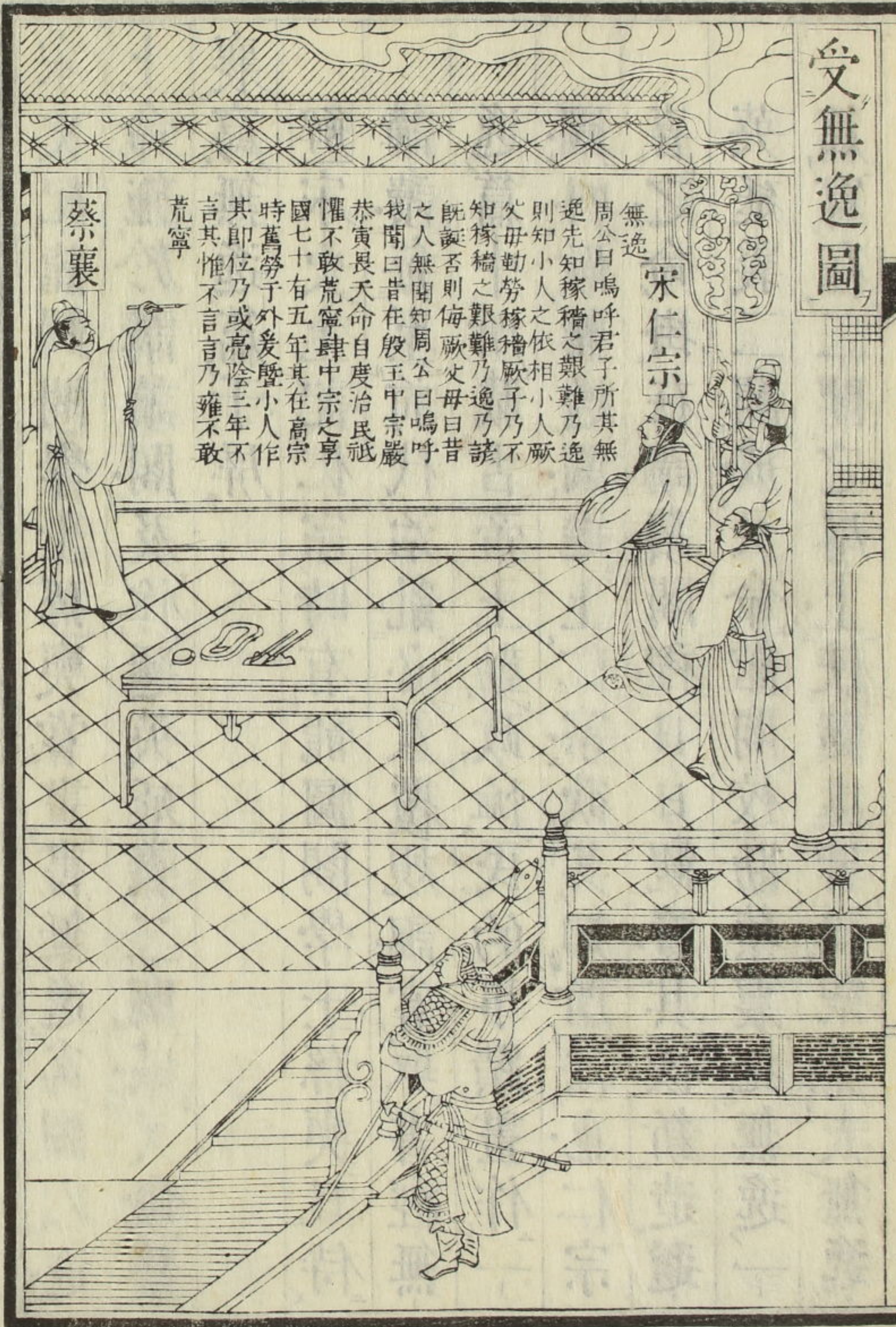
元進講論語起初定以雙日御經筵後來以學問不宜間斷雖是單日也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講讀時或偶然左右觀看別處或容體少有不端孫奭卽端拱而立停住不講蓋恐帝心不在書上雖講無益也仁宗見奭這等誠懇那怠惰的意思卽時收斂爲之竦然改聽夫仁宗天資本是粹美又有賢宰相輔導向學當時講官復盡心開發一些不肯放過仁宗能敬信而聽從之所以養成盛德恭儉仁恕始終如一而爲有宋一代之賢君也

宋史紀龍圖閣學士孫奭嘗畫書無逸爲圖以進上命施於講讀閣及作邇英延義二閣成又命蔡襄寫無逸篇于屏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有龍圖閣學士孫奭日侍講讀每至前代治亂必反覆規諷嘗取書經無逸篇中所載古帝王勤政恤民的事蹟畫作一圖叫做無逸圖進上仁宗欲其知所法也仁宗喜之命掛在講讀閣裡日日觀覽其後新造邇英延義二閣成又命館閣校勘蔡襄把無逸一篇寫在一閣之屏上使隨處皆得觀覽夫無逸

受無逸圖

帝鑑圖說四



帝鑑圖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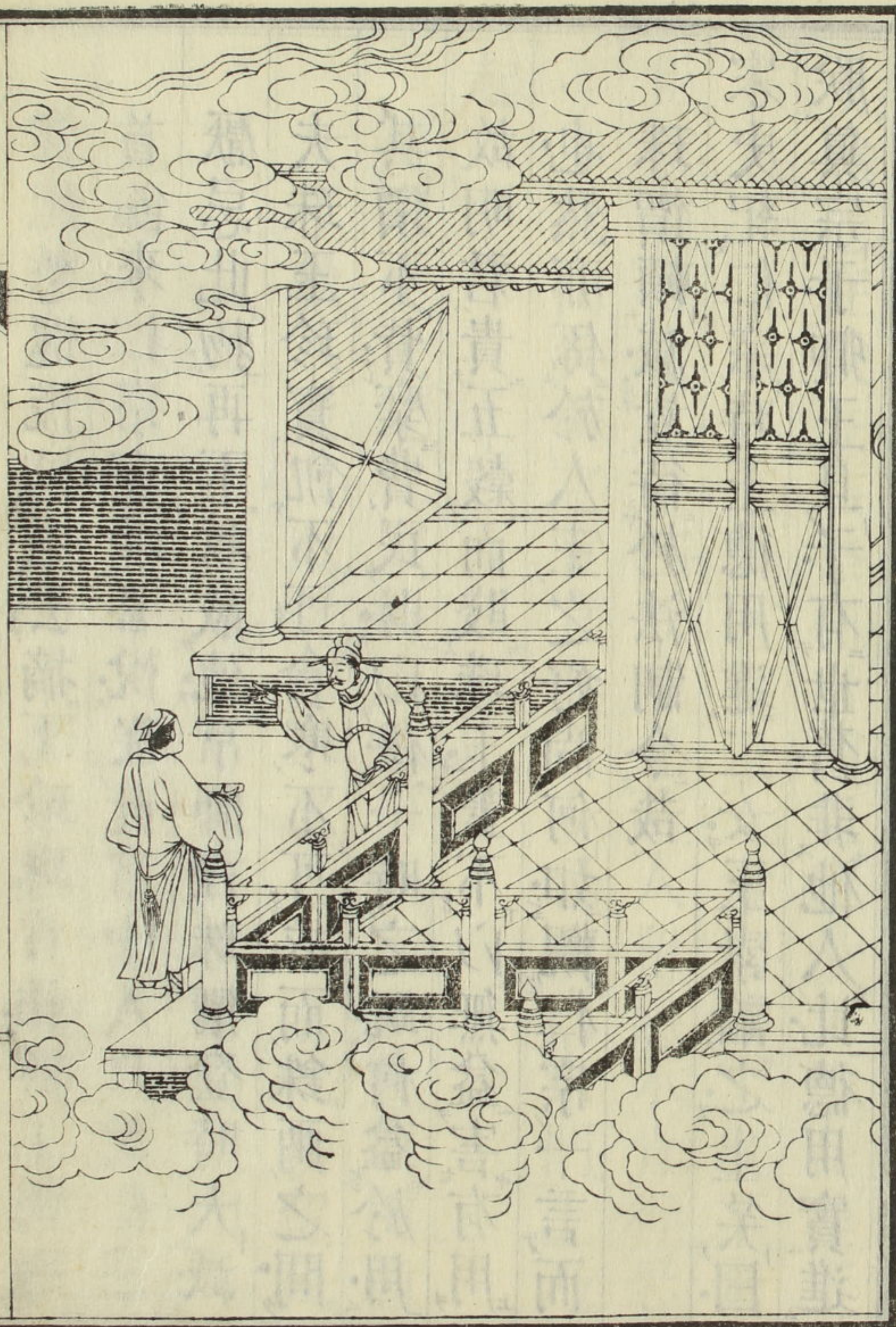
辰

一書乃周公告成王的說話太意欲成王知稼穡勤政事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能如此則福祚綿長不如此則壽命短促因舉商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王季文王以爲法商紂以爲戒其言深切懇至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仁宗旣受孫奭之圖又命蔡襄書之蓋必有味其言矣則其觀後苑之麥忍中夜之飢孰非自此書中得焉所以明君以務學爲急

宋史紀仁宗宮中頗好珠飾京師珠價騰涌上患之一日上在別殿妃嬪畢集所幸張貴妃至首飾

皆珠上望見舉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沒些忌諱貴妃慙起易之上乃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宮中人好以珠爲首飾採買者多因此京師中珍珠登時長起價來仁宗恐宮中相尚不已風俗趨於侈靡思量要革他一日在別殿上遊賞諸妃嬪每都在左右有箇寵幸的張貴妃到來頭上的首飾都是珍珠仁宗望見故意把袖子遮了臉不看他說道滿頭插得白紛紛地近放不祥之象好沒些忌諱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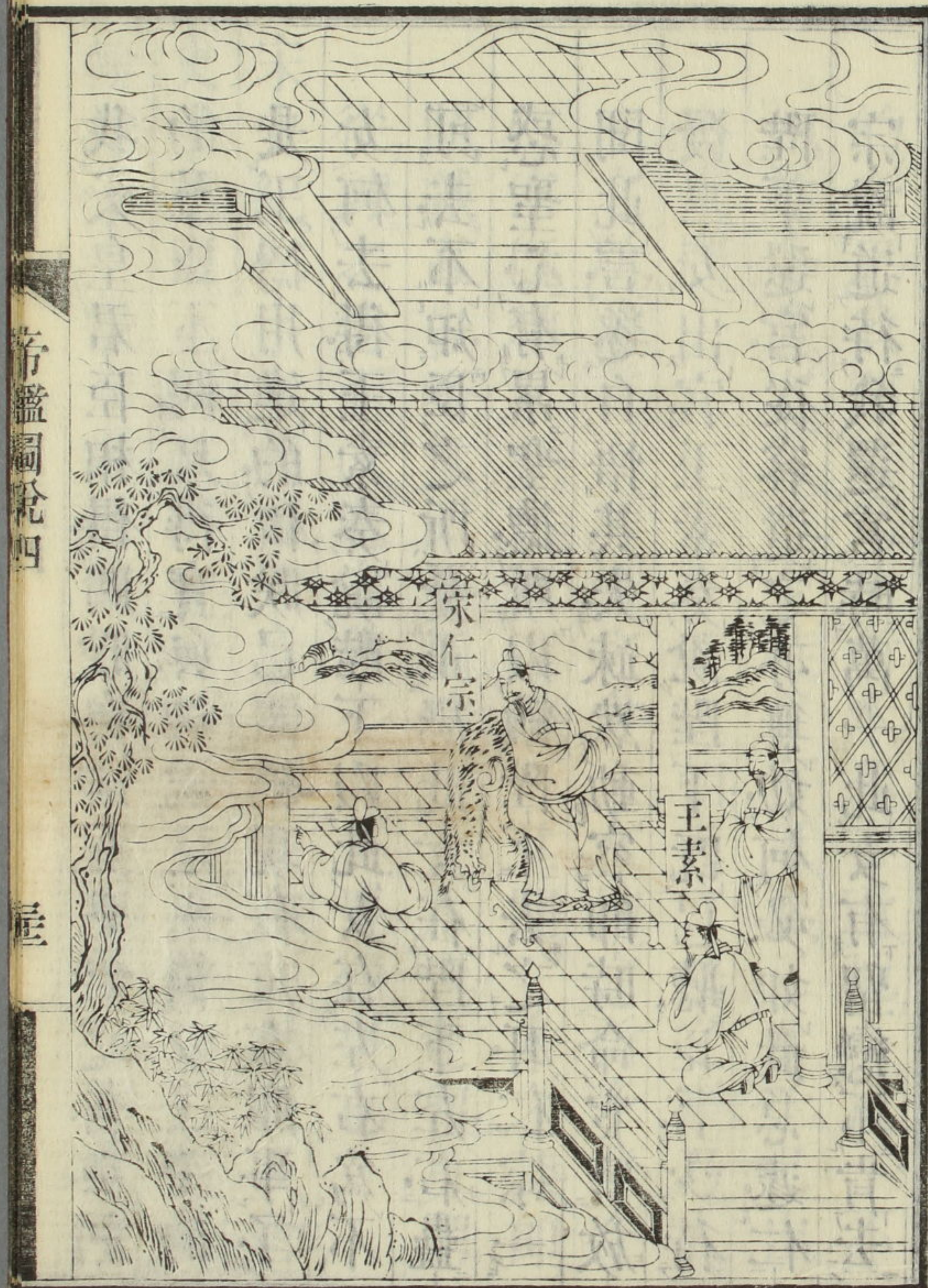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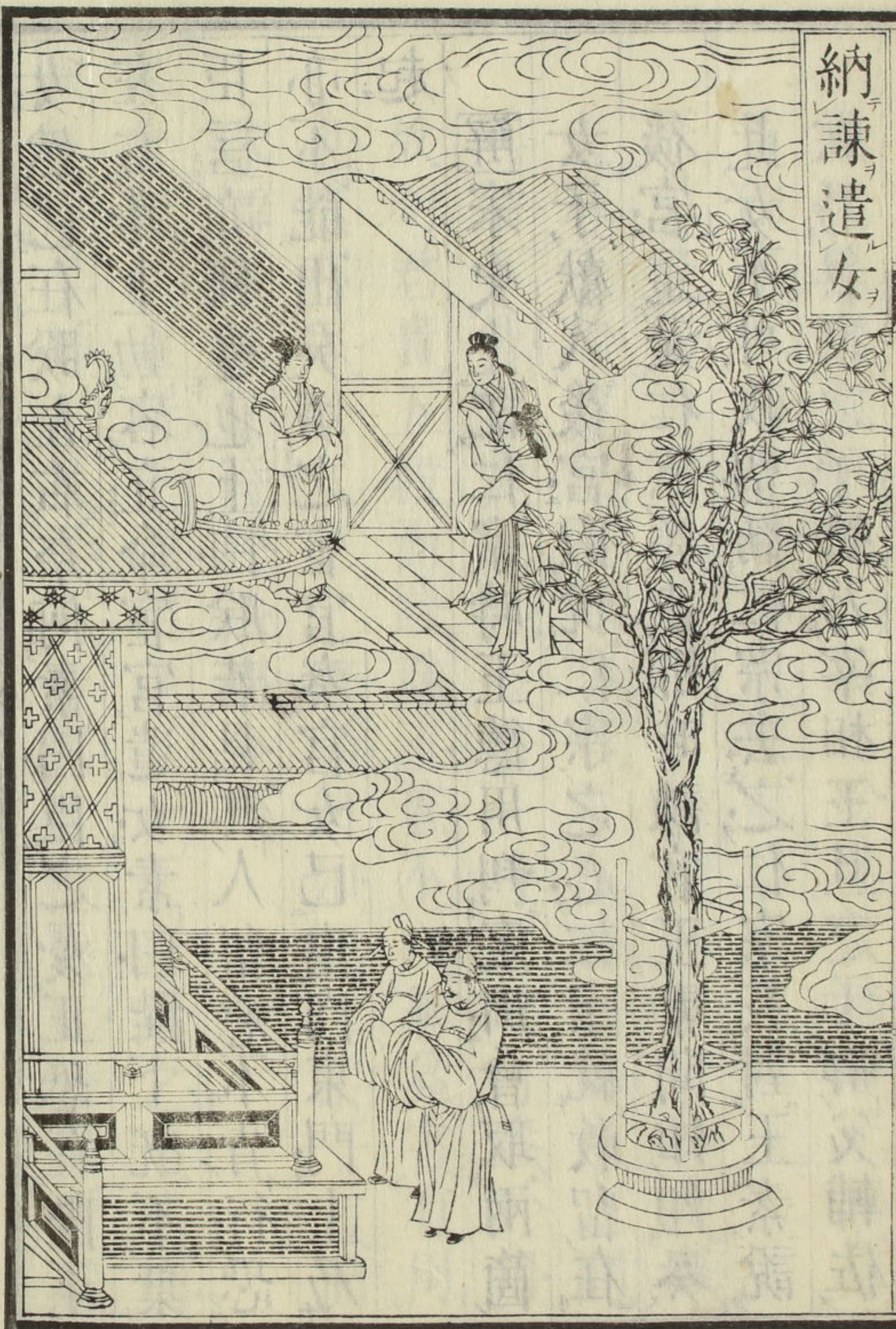
貴妃慙愧慌忙退去摘下珍珠首飾換了別樣首飾來仁宗方纔喜悅從此宮中人只說仁宗厭忌此物再不敢戴他京師裡珠價登時大減夫珠玉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銖兩之間其價不貲糜費民財以供一時之玩何益於用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蓋不以無益害有用也然亦係於人主之好尚何如觀仁宗一言而珠價頓減豈待於法制令哉

宋史紀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

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動容立命宦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宦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王德用判定州曾取兩箇女子獻入後宮以悅仁宗之心仁宗就收留在後宮這是仁宗差處那時諫官王素聞知卽奏此女不可收留勸仁宗去之仁宗笑對王素說朕乃眞宗之子卿乃宰相王旦之子卿父輔佐

納諫遣女



我父皇君臣相得則朕與卿有世好之舊與別的羣臣不同只得實與卿說這兩箇女子委的是王德用進的但朕已誤納現在左右服事了女何去得王素奏說陛下以此女在左右爲不可去不知臣之所憂正恐此女在陛下左右蠱惑聖心有累聖德所以勸陛下去之耳仁宗一聞此言遂自悟其失竦然動容即時命宦官放發一女出宮王素奏說陛下既已聽臣言少待陛下還宮從容遣之亦無妨何必如此急遽仁宗說道待我還宮時萬一此女有留戀不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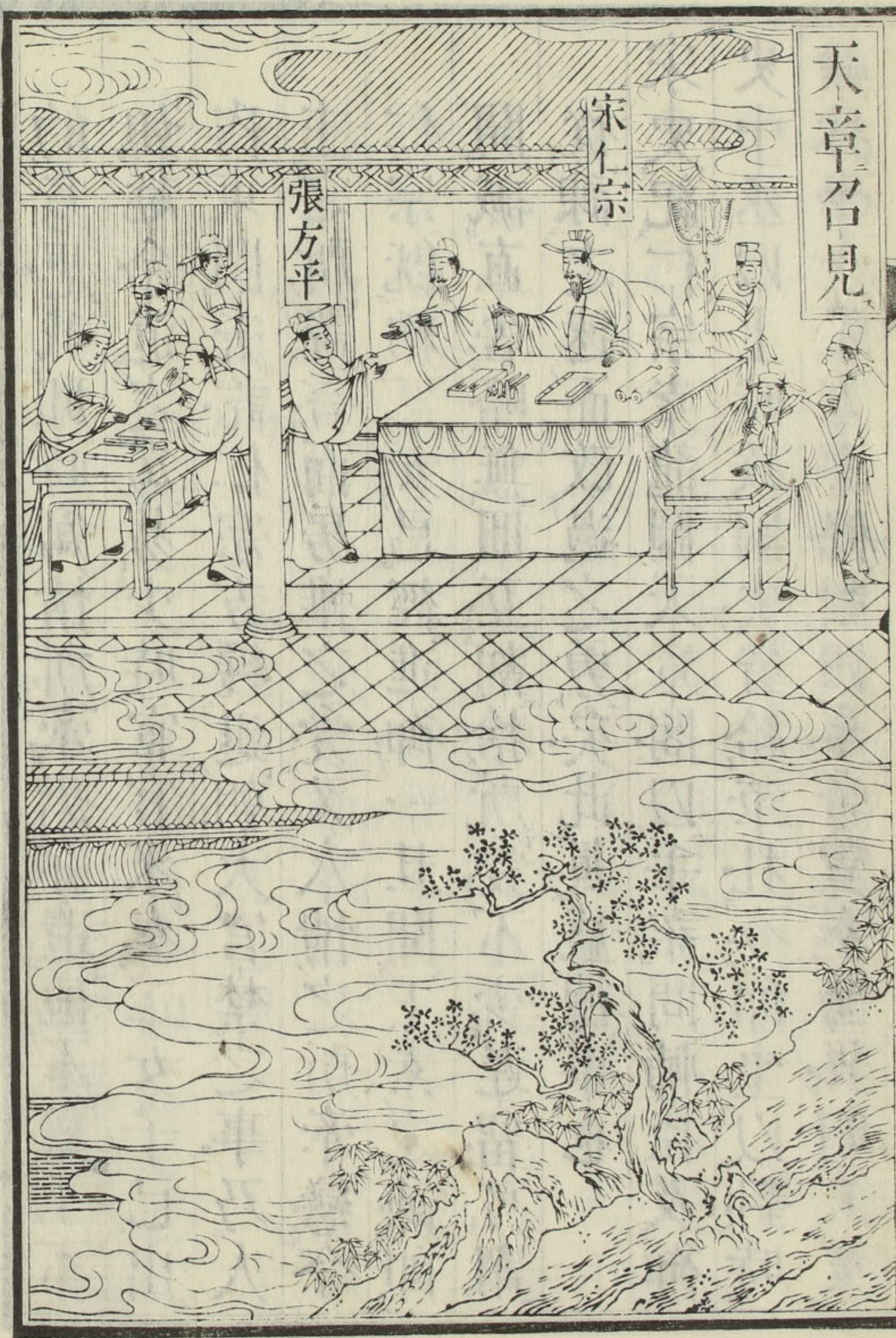
的意思我那時爲情所牽恐亦遣他不成了不如趁今遣之爲易少時宦官來奏二女子已出內東門去訖仁宗方纔退朝夫宮禁之事乃人主之所諱言而房帷之愛又人情之所牽戀今仁宗既納一女已經進御一旦聞王素之諫卽開誠直告略無回互割捨所愛不少遲留可謂從諫之速而改過之勇矣此真盛德事也

宋史紀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翰林學士張方平條對四事帝覽奏驚異明日更

天章召見

宋仁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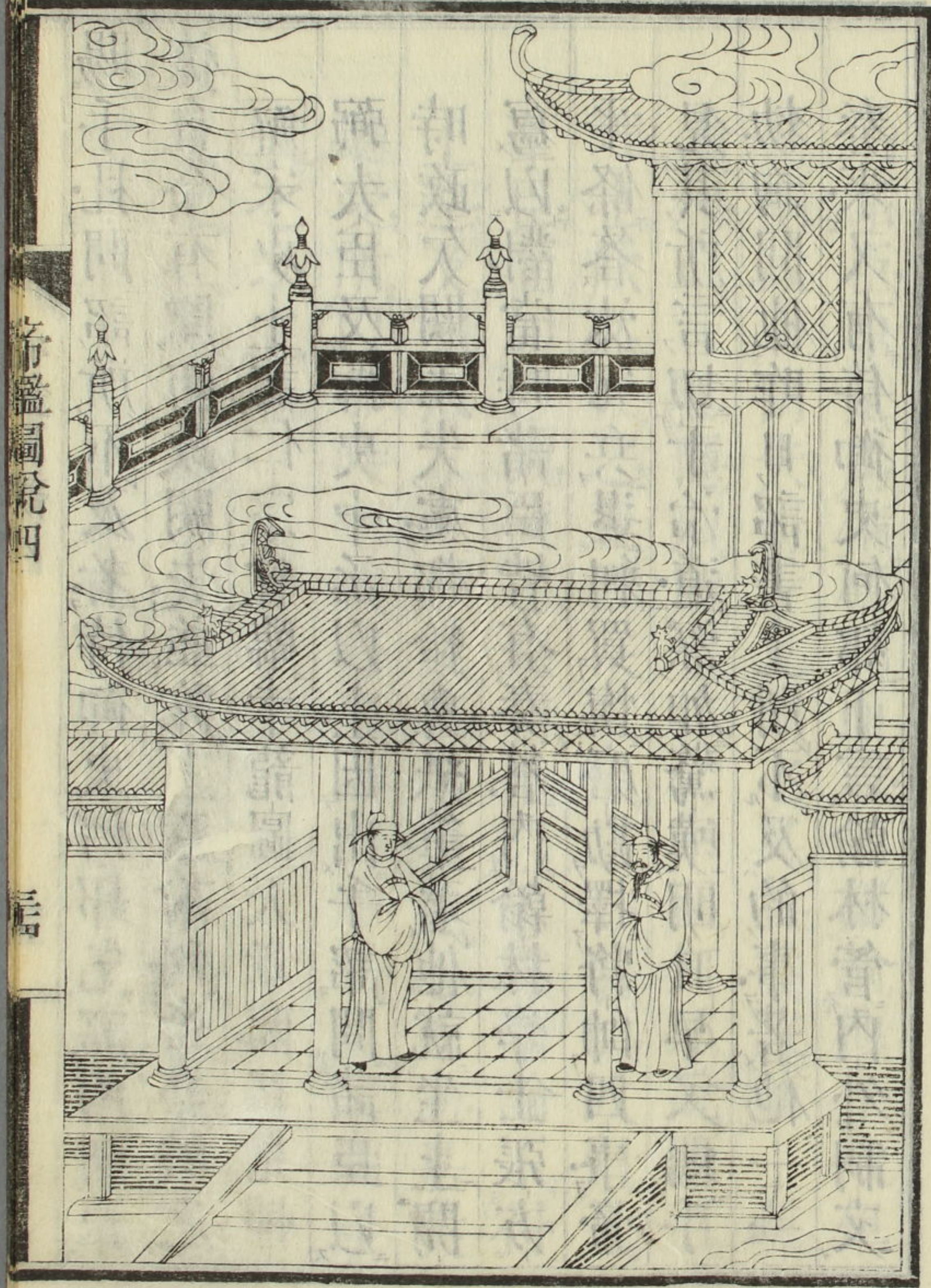
張方平



帝鑑圖說四

帝鑑圖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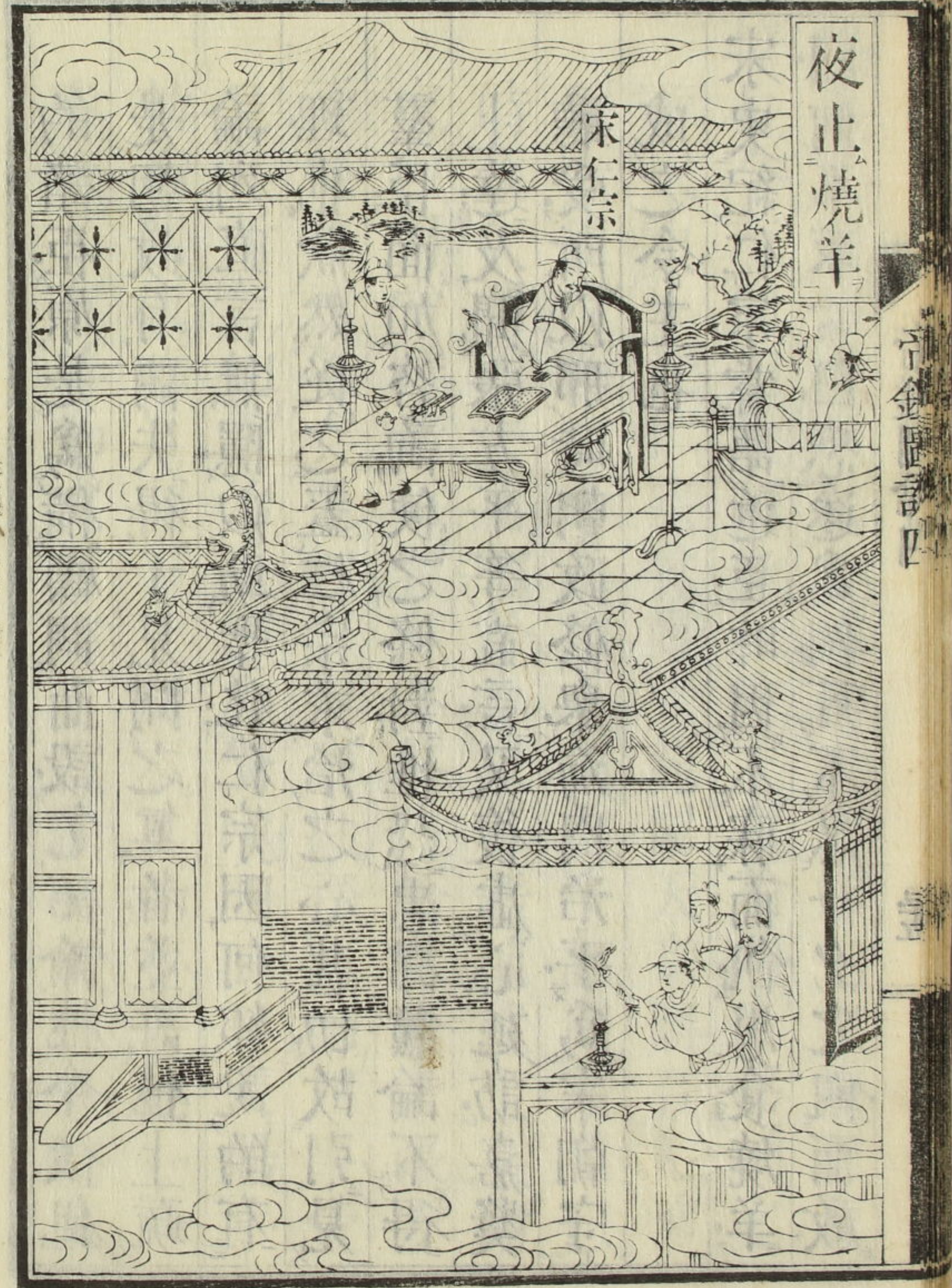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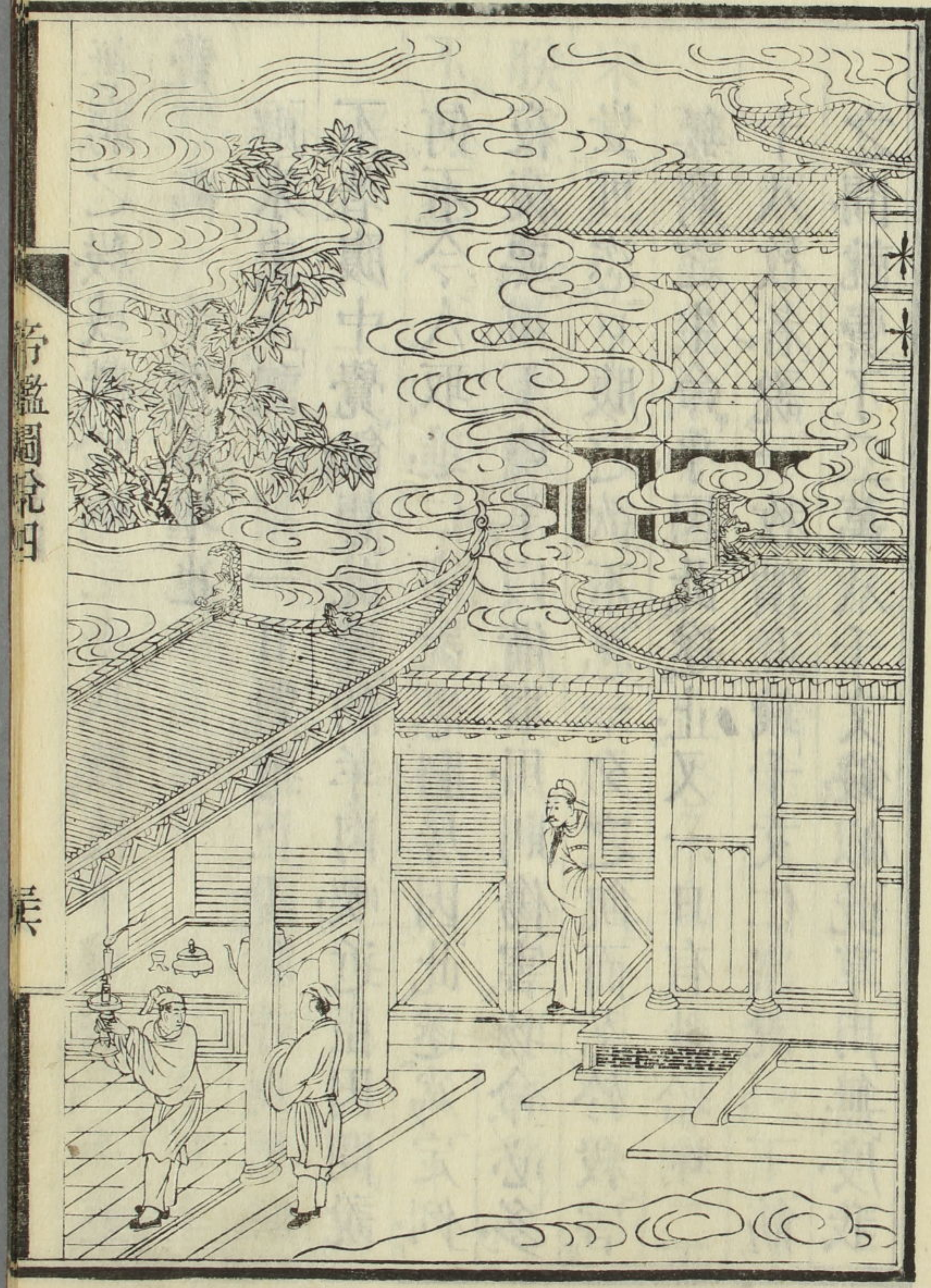
三



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侍御史何郯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帝嘉納之。
解宋史上記仁宗曾臨幸龍圖天章閣。召見輔弼大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因出手詔問諸臣。以時政欠闕差失處。都給與紙筆。著他就坐上開寫。以對當時諸臣皆有奏答。內翰林學士張方平條答汰冗兵。退剽買。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見其所言切于治道。深加驚嘆。明日早又賜手勅詢問他。昨日詔書上所不及的事。著他一一奏來。又有侍御史何郯上言翰林管內外制文。

的諸臣原是爲備顧問而設。乞詔諭他今後但
是朝政有闕失。得于見聞之真者。並許他上疏論列。直言無隱。以助聖化。仁宗因何郯說的有理也。欣然從之。蓋仁宗求治之心甚切。故引見羣臣。面加諮詢。使之條對。惟恐忠謀蘊論不得上達。及聞張方平等直言。又復虛心延訪。嘉獎聽受。所以那時朝政修舉。海內治平。爲宋朝守成之令主也。

宋史紀仁宗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啟。



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萬八千。吾不堪也。

解宋史上記仁宗一日對近臣說。朕昨夜因睡不著。腹中覺飢。想此燒的羊肉喫。近臣因問說。何不令人取進。仁宗說。恐膳房因此遂爲定例。夜夜要辦下燒羊。以備取用。則傷害物命必多。豈可恣口腹之欲。不忍一夕之飢。而忍於殺害無窮之生命乎。因此遂止。又一日有獻蛤蜊二十八枚者。說一枚價直錢千文。仁宗說。一下筋之間。就費了二萬八千文錢。似此享用無度。我

豈能堪。遂不受其獻。仁宗在宋朝最爲仁厚之主。觀其不忍於害物如此。則其不忍於傷民可知。故能致治昇平而享祚悠久也。

宋史紀仁宗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解宋史上記仁宗留意農事。宮中後苑裡有空地。都使人種麥。又於其地建一小殿。名叫寶岐殿。麥一莖雙穗。謂之岐。此豐年之祥。最宜寶重。故以爲殿名。每年麥熟時。仁宗親自臨幸後苑。

後苑觀麥



坐寶岐殿看人割麥。諭隨駕的輔臣說道：「宮殿前似當栽植花卉，以供賞翫。今朕造此殿，獨不種花卉，但年年種麥。此是何故？蓋以我深居九重，無由知稼穡之艱難，所以種麥於此。要看着他耕種耘鋤，庶幾農家之苦，時時在吾目中也。大抵四民中，惟農爲最苦。春耕夏耘，早作暮息，四體焦枯，終歲勤動，還有一飽食者。古人有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真可謂格言矣。古之賢君，知此所以極其憫念，力爲賑卹，而民卒受其福。後世人主，

生長富貴，不知稼穡爲何物，荒淫佚樂，惟恐不暇，而何暇恤農也。仁宗以天子之尊，親臨農夫之事，知惓惓於稼穡如此，則其恭儉仁恕卓越近代，不亦宜乎？

宋史紀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佞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謠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解宋史上記神宗時行了王安石的新法，擾害百姓，人不聊生。到熙寧七年間，天又大旱，年歲

軫念流民

宋神宗

鄭俠



帝鑑圖說四



帝鑑圖說四

甲

飢荒東北一帶的百姓都流移轉徙死亡離散其艱難困苦之狀實爲可憐那時有一箇官是光州司法參軍叫做鄭俠因考滿赴京在路上看見那流民的模樣心甚不忍說道小民這等窮苦朝廷如何知道乃照那樣子畫一本圖形叫做流民圖其中有採樹葉掘草根充飢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討喫的有餓死在溝渠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趁食的有戀土不去被在官公人比較差徭拷打枷鎖的有折屋卸房鬻兒賣女變價納官的——都畫將出來到京之日將這

圖本進在御前奏說只因新法不善致的百姓這等傷了天地的和氣所以久旱不雨如今要天降雨須是把新法革去不行纔好神宗將此圖反復看了幾遍纔曉得新法之害與民間之苦如此甚是感傷懊悔長嘆數四袖了入宮一夜不能睡著到明日傳旨著在京開封府官查那新法爲民害者共有一十八件都罷革不行當時京城內外的百姓聽說如此以爲從此得生人人譁呼相慶即日天果大雨處處田苗俱各沾濡充足夫人君一去敝政便能感動天地

如此可見爲民祈禱者在實政不在虛文而祖宗舊法慎不可輕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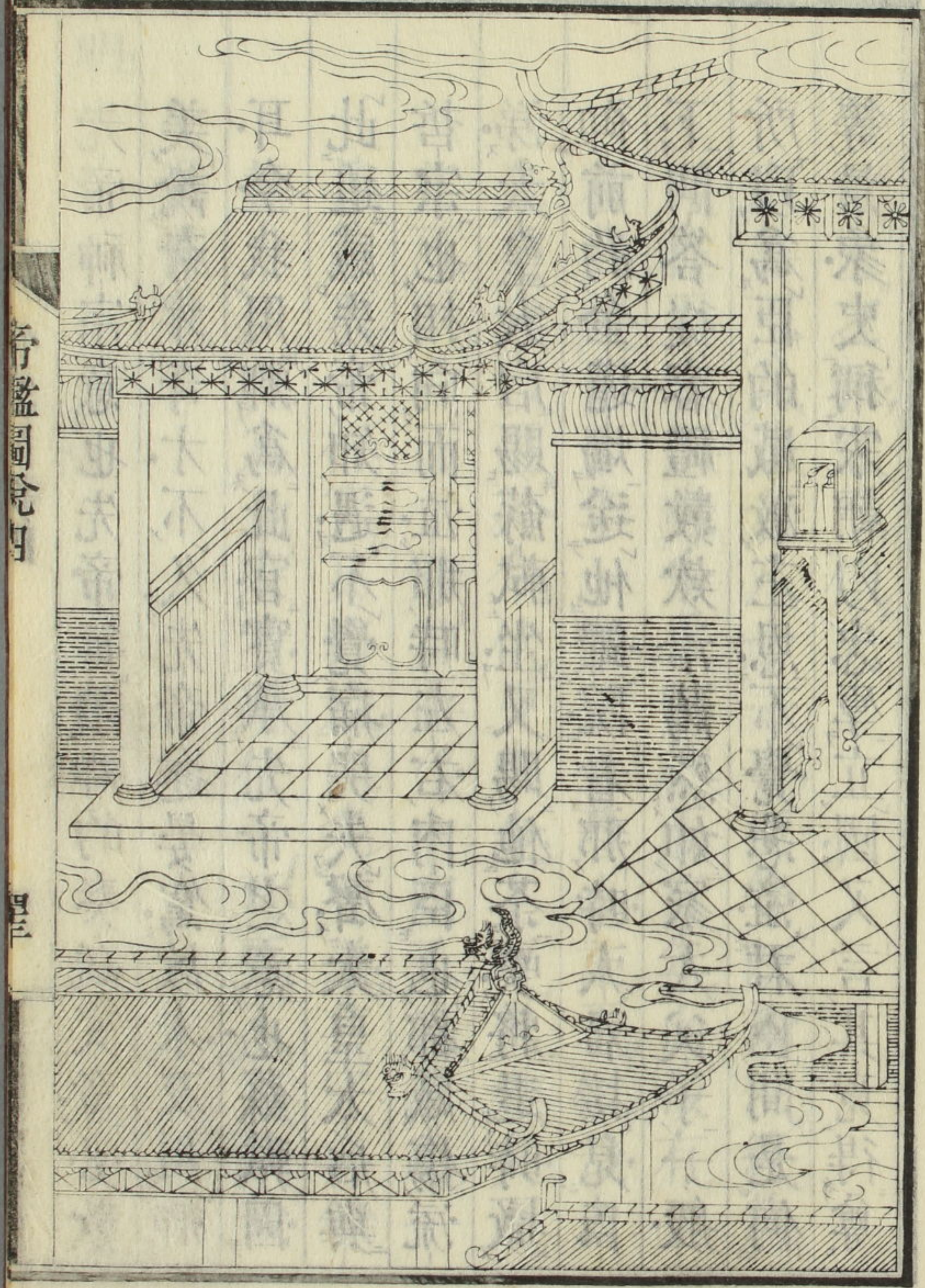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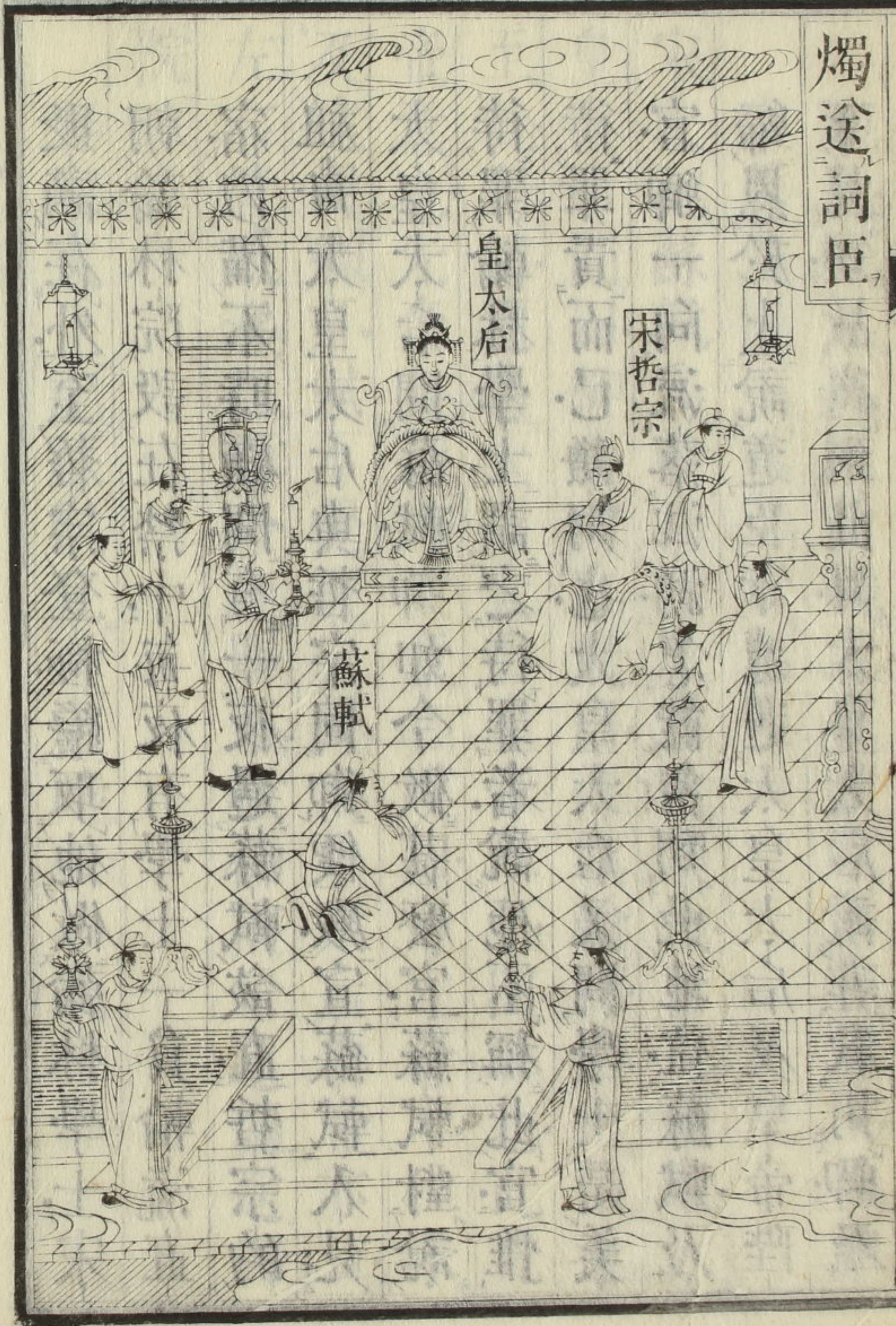
宋史紀蘇軾爲翰林學士嘗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解宋史上記蘇軾在神宗時被小人排抑一向

貶謫在外至哲宗登極纔取他做翰林學士宋朝翰林院設在禁中每夜有學士一員輪流直宿以備不時顧問有一夜遇蘇軾談直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與哲宗同御便殿宣蘇軾入見太皇太后問蘇軾卿如今做甚麼官蘇軾對說待罪翰林學士謂之待罪者說他不稱此官惟待罪責而已譏詞也太皇太后又問學士是美官卿一向流落江湖怎能勾到此地位蘇軾乃歸恩於上說道臣幸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見知故得到此耳太皇太后說非我用卿乃

燭送詞臣

帝鑑圖說四



帝鑑圖說四

四

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讀卿的奏疏文章，必歎美說奇才。奇才不久，先帝遂晏駕，故未及用卿耳。今我用卿爲此官，實承先帝之意也。蘇軾因此追感先帝，知遇不覺痛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哲宗也相向而泣。那時左右內臣也都感傷流涕。太皇太后賜蘇軾坐，又賜他茶喫。將退時，撤御前的金蓮燭，送他歸院。看那時人君接見臣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藹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爲臣的感激主恩，不覺悲泣。君臣間是何等景象！史稱宋朝以忠厚立國，又言其竟得尊

賢敬士之報，豈不信夫！

右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嘆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而後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鑠懿卓然，可爲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

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仰稽

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

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兼

焉

典則貽休

謨烈啓後則漢綱唐目巨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骨之仁

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弘文延英之軌

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玄纁之舉

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主厚遇邸邸則敦睦友于之風

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直則揭器止輦之明

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桑則丹書無逸之箴

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蓋

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賢聖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賓服重熙襲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於昭代河清里社之兆並應於今日哉詩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我

明世德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皇上睿哲挺生

膺期撫運又將觀

光揚

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然以慶長一帝三王之盛，而臣等何幸，其遇
天子，
寶照無異，又神贖
皇上御書，外主
則世盛盛，將亦固而益，益矣今

